

白雲塔

寫情小說

小說叢書第一集第一編

上海四馬路時報館印行

白雲塔

寫情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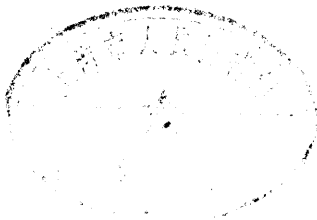
小說叢書第一集第一編

上海四馬路時報館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659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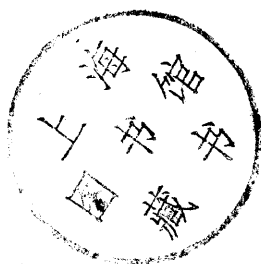
白雲塔

(一名新紅樓)

(冷譯)

約言

- 一、此稿參酌東西譯本。而加以自構者。非純然譯文。亦非純然自作。
- 一、所謂新紅樓者。因篇中有紅樓故名。與名世之紅樓夢。如風馬與風牛。
- 一、此稿雖非諷世之作。然細尋之。當得言外意。
- 一、此稿作者本四種善念。與四種惡念。組合而成者。閱者如能於此稿登完後。發明四種善念爲何。四種惡念爲何。一一證明而解釋之。本館當擇其最精切之前三名。贈以新小說全年一份。及火裏罪人全部。(均俟出版後)
- 一、是書譯以登時報者。故有如以上云云。



白雲塔投書 (一)

江陰禮延學舍靜觀

白雲塔小說也。然可作一則史鑑讀。何也。以其勸善懲惡故。

白雲塔又寓言也。然可作一場實事觀。何也。以其斟情酌理故。

今請一一表明其四種善念四種惡念而解釋之。

一曰俠義

解曰。爲白雲塔之主人翁者。風伯也。故無風伯。則白雲塔可以不作。何也。以其無俠義故。惟有風伯之俠義。故一切可驚可快可喜可恨之事實。靡不賴以發生。爲亞丁埠之偉人。即爲白雲塔之共主。觀其不下銀山王。而自爲一種高尚之人格。扶危救厄。慨然爲楓子洩冤。贈以衣服銀幣。而不吝。以下連寫白游先生如何爲楓子劃策。如何爲楓子變相。至以小露灰兒爲艸蛇之灰線而已。則僕隸自供。此皆風伯之苦心作用。而實作者俠義之一念之爲之也。小馬夫誓不他適。甘蹈湯火。其殆受風伯俠義之化歟。

一曰愛情

解曰。人孰無情。而情每鍾於男女之交際。此小說家所習聞也。而白雲塔之所謂愛情。則更有特異之點焉。寫石公子與楓子之恩愛。每於無情處見真情。雖間以綠姬之纒毀。而鶯華街迎接。以及心怨而口不言。與不肯舍戒。指而忘其。記念。聞白游不赦。石公子之言。而猶爲之曲諒。皆楓子之蘊藉也。石公子聞楓子溺死。而熱淚不容不灑。甚至紅葉出現。而欲與楓子魂魄相隨。可見綠姬之狐媚爲無情。而楓子之冷淡爲真情也。此是兩人愛情獨到處。亦即作者愛情特異處。

一曰正氣

解曰。正直爲交際上之重要點。無時可缺。作者敘述風伯之訶斥綠姬。呼爲狐媚。如斬蛇劍。如照妖鏡。是何等正直。他如楓子寫讓產証書。絕不慳吝。石公子書抵押憑據。不肯反悔。又何等磊磊落落。見綠姬娥媚而羞。見淫尼妖冶而恨。是正直人身份。〔爽快。快。不要推三做四〕是正直人口吻。中間夾寫白雲塔地震。不倒。謂其內中有骨格。是爲正直人。寫照見人不正直。必有身敗名裂。

之禍。

一曰深心。

解曰。風伯喝破戀字。爲楓子指迷。說明報字。爲楓子平氣。是作者金針度人處。老尼思殺小猴子。而反爲小猴子所殺。綠姬欲賣楓子。而卒爲楓子所賣。伯爵陷害八郎。而身死於八郎之手。害人自害。是作者用身說法處。石公子入綠姬穀中。苦了楓子。綠姬入楓子穀中。又苦了石公子。畢竟塵障未消也。迨塔上老（風伯）作片言之偈。車中人（綠姬）無一顧之情。始悟前此之侮人者。乃適以自爲鳩毒。細思之。能不驟然讀四十二冷熱一段。苦口婆心。發人猛省。

叙女尼寺之淫穢。爲紅樓邸之怙惡。作一小影。叙小猴子失火燒得尼寺乾乾淨淨。爲風伯設計破壞紅樓邸。作一小影。人亦何樂而爲女尼寺紅樓邸耶。佛家喜云莊嚴世界。作者叙述之意。得母類是。此等處。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晨鐘。

（此善念總會處）

以上四種爲關於善念者。

一曰塵障

解曰、綠姬狐媚。而石公子著其魔。入耶狼貪。而楓子罹其虐。石公子以溺情而負約。楓子以負氣而傷情。麥那麓山路崎嶇。女尼寺房間齷齪。與夫老尼之黷。貨山賊之行凶。無一非世上俗情。即無一非眼前塵障。是爲俗人萬惡之總因。亦即作者惡念之起點。

一曰嫉妬

解曰、嫉妬爲正直之反面。觀此可明楓子之生於憂患。而綠姬之死於安樂矣。作者言綠姬性慧黠。獵象之役。笑謂石公子曰、可惜少一人。惋惜而以笑貌出之。其黠也。乃其妬之見於面者也。被象驚絕。而僞爲未見。其黠也。正其妬之發於辭者也。聞楓子溺死而逞情適意。因打猪不中而竭力追趕。此嫉妬之流露於不自知者也。且惟嫉妬人最畏他人嫉妬。綠姬惟恐紅葉嫉己之盡情於石公子也。故愈不得不衝突。石公子又惟恐紅葉盡情於他人。以妬己也。故聞紅葉往白雲塔而亟欲矚其有無相識。此其所以受牧童之給而中風伯之計歟。

果爾則塔下之投。微嫉妬之力不及此。他若八郎怒姪女復回。而以爲冒託。白氏期風伯必死。而以爲乾淨。是又嫉妬之餘波。而作者之概念也。

一曰勢利

解曰。叔季之世。勢利之心。人所難免。作者熱心冷語。藉小說爲風世之資。篇中如厭白雲塔而喜紅樓邸一語。是爲勢利人點睛。他如八郎之附勢。老尼之罔利。衆人之迎接。主人嬌婿尋覓。主人令郎與綠姬聞紅葉之華貴。而前往迎家。人見公子之破產。而鳥獸散。推之交好。時則墊欸視若一家。厭棄時則討債儼同秦越。舉走狗魔鬼之活劇。而一一演之於塵世。可謂畫盡勢利情形。吾不知作者胸中有何傀儡。而作惡劇乃爾。

一曰險詐

解曰。林間私語。地上遺書。險詐之發端也。楓子之馬車碰破。而綠姬絕不介懷。八郎之銀壙採枯。而伯爵聊以示惠。險詐之行徑也。八郎領楓子之產。聞楓子溺死而快心。伯爵占公子之居。逼公子絕交而愬意。險詐之曲也。以若而人。

而生於光天化日之下。宜楓子之嘆無乾淨土也。吾恨作者。吾尤恨不假手於小猴子其人而一一斧斫之。火化之。使我黃帝子孫。無懼茲慘酷也。雖然。作者非叔寶全無心肝者。蓋將藉若輩以警醒世人耳。謂予不信。請看女尼寺。請看紅樓邸。

以上四種關於惡念者

白雲塔投書 (二)

楊州漢精

四種善念

一曰忠

如白衣兒之於楓子灰兒之於石公子。灰兒言我去公子誰與俱之一言。實足以愧世之作事懷二心者。

一曰孝

如秋山楓子之遵父命。將家產悉付於八郎。世之男子。往往背父遺命。何況婦人。觀於楓子。可以愧矣。

一曰節

如秋山楓子之入山。雖歷盡千摩萬劫。而終不失其身。卒至能如願以償。雖與坊間小說之落難團圓之說相同。而其中艱苦情形。如老尼之逼。猴子之迫。均爲人所不能。爲終至自全其身。以歸于素所愛慕之石公子。此其所以爲節也。

一曰義

如風伯老人之仗義。中國小說其中所謂義士者。不過曰仗義疎財。然其所疎之財。不過及於個人之利益已耳。至風伯老人則亞丁埠內之人。幾無一不受老人之恩。則其所疎之財必廣。又因石公子楓子之事。爲之變形。爲之

設策爲之運動。而卒令彼二人同歸於好。且盡贈己產。使理舊業。卒代銀山大王之位。此中國小說中之俠客奇人。斷斷乎莫能望其項背者也。

四種惡念

一曰奸

秋山八郎之勒逼楓子寫讓產證文。綠姬林間來往之信。皆奸謀也。秋山八郎之奸謀。人或知之。綠姬之奸謀。人不知之。蓋綠姬知石公子於己之情未深。楓子於石公子之情亦未忘。故作此信以激石公子之心。又作覆信。故令楓子見之。以決楓子之意。其用心亦周且密矣。而孰知猶有周密於彼之風伯老人在。

一曰盜

小猴子伯爵皆盜也。猴子之盜盜其形。伯爵之盜盜其心。盜其形者不過披髮握刀。劫人之財於道路而已。盜其心則嬉笑怒罵。皆能戕人之生。如伯爵之逼秋山八郎還礦產。逼石公子還舊款。首先用誑騙之術。以牢其心。繼用狠毒之手。以破其產。非盜而實盜也。

一曰邪

邪則如老尼是。夫菴觀寺院固清淨地也。而乃有紅衣數襲。青年數輩。且又

惟錢是貪。儼若妓院勾欄之老鴇。是亦清淨地變作歡喜場矣。烏得謂之非邪乎。幸楓子始終堅貞自守。否則其不爲猴子之口中肉也。幾希。邪教之害人。亦至于此哉。

一曰淫。

淫則綠姬是。楓子綠姬。固皆以石公子爲將來之夫壻者也。故楓子一見。棄即遁跡山林。以自表其愛慕之眞。而綠姬則一人盡人世之致。見牧童而喜。見石公子而喜。見紅葉公子而亦喜。且悅後即棄前。得新即間舊。故前此對石公子者。後又轉而對紅葉公子。此風伯老人之所謂狐媚子者也。烏得謂之非淫婦乎。

白雲塔投書 (二)

松江杜任子

我讀新紅樓。不覺胡然而驚。胡然而愛。胡然而廢書歎。胡然而拍案叫。胡然而淚承睫。胡然而喜上眉。

我讀新紅樓。而知紅樓邸爲造惡之因。白雲塔爲收善之果。紅樓邸內之綠姬爲造惡因之名花。白雲塔上之風伯爲收善果之佳種。

我讀新紅樓。不覺興種種之惡感情。門前車馬座上杯盤。宵宵跳舞。日日迎賓。我願化身爲銀山王。千姣百媚斜睇宜人。爲交際場花。是良夜中月。我願化身爲笑西施。貧無聊賴。一朝得爲富翁。則我羨入郎之奇遇。風流年少。逸度翩翩。旣受薔薇之寵。又聯牡丹之緣。別我妬石公子之豔福。

我讀新紅樓。又不覺興種種之善念。俠情高義。壯快淋漓。我願鑄金以像風伯。情之所鍾。至死不渝。我願捐生以援楓子。殺尼火寺。依然清淨之場。轉落山賊之辣手。地震輪沈。暗寓報施之理。益知天道之可憑。

噫。才子佳人。固小說之情懷。俠客劍仙。亦稗官之寓意。我讀而思。我思而夢。我何夢。夢

白雲塔

見野廣草長昔時歌舞之鄉歸於烏有而唯白雲塔聳聳峙於中央

自述

提筆欲寫。寫一高潔女子。以風當世。是善念也。因而不得不寫一卑污之女。以襯託之。是惡念也。既寫潔女。必寫其苦。苦而益堅。乃是其潔。是善念也。既寫污女。必寫其樂。樂而愈淫。乃見其污。是惡念也。潔者不可使之終苦。污者不可使之終樂。乃更寫一俠客。以救之。除之。是善念也。俠客之俠。不能無自。俠客之俠。不能無比較。俠客之俠。又不能無舉措。因此又不得不寫無數之機械變詐之人。無數之機械變詐之事。無數之機械變詐之心。是惡念也。潔者存之。污者亡之。俠者成之。機械變詐者敗之。雖非因果。使天下之人閱之。而生警戒。是善念也。存之可也。亡之而過於正。成之可也。敗之而過於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者。洵有罪。而奪之牛。罰之不已。重乎。是又惡念也。善惡兩念。轉展相生。此所以成爲今之世界也。夫。

白雲塔目錄

第一 亞丁埠

第二 三月十一

第三 塔

第四 馬車

第五 伯爵邸

第六 奇人

第七 奇人之歷史

第八 跳舞會

第九 林間之信

第十 白衣兒

第十一 家產

第十二 輪船

白雲塔

第十三 石公子

第十四 山路一

第十五 山路二

第十六 山賊一

第十七 山賊二

第十八 老尼

第十九 戒指

第二十 破鞋

第二十一 金鋼石扣子

第二十二 小猴子

第二十三 火

第二十四 出山

第二十五 客店

第二十六 塔頂

第二十七 小船

第二十八 奇人之家

第二十九 第二奇人

第三十 第二奇人之家

第三十一 不思議之器具

第三十二 奇談

第三十三 獵象會

第三十四 四月初二

第三十五 清水溪頭

第三十六 牧童

第三十七 鬥象

第三十八 紅葉公子

第三十九 小輪船

第四十 紅：綠

第四十一 石公子之心

第四十二 夜半

第四十三 冷：熱

第四十四 大地震

第四十五 歡迎與索債

第四十六 房屋

第四十七 小馬夫

第四十八 塔上美人

第四十九 大復仇

共四十九回

白雲塔

(第一) 亞丁埠

南北東西共此情。

料應愛極翻成恨。

一般憐影並憐聲。

不道情深妒始真。

這首詩，不是這部書上的。也不是我做的。不過偶然鈔了來。放在這裏。擺個小說的樣子罷了。話說歐亞兩大陸間。在紅海與印度洋之通流處。有一亞丁海灣。(Adem) 這灣內。有個亞丁通商埠。這埠頭。原屬阿喇比亞版圖。今隸英國。這亞丁埠的氣象。萬分壯麗。埠內多橄欖花。對岸又屬亞非利加大陸。產金剛石。俗名金剛石原野。其地富庶。可知東西往來船舶。自英法德意等國。往印度、香港、日本、上海等處。無一不在此停泊。因此這亞丁埠內的客店。人常滿座。每日上下的人。奚啻千萬。其地繁盛。可知這亞丁埠中央。有一寶石街。街上盡是金剛石商店。自西徂東。約有半里餘。綿連不斷。往來旅客。凡來亞丁埠者。無一不慕寶石街之名。因此亞丁埠又叫做寶石埠。亞丁埠之南鄙。

寶石街之西南。有一大廈。爲老伯爵蒲喬氏所居。宏壯美麗。過於宮殿。中有紅樓。上矗雲霄。樓內爲伯爵愛女綠姬所居。因此人咸呼伯爵邸爲紅樓。邸呼紅樓爲美人樓。蒲喬伯爵名萬能。原籍英國。三十年前。因慕開關南非洲露斯氏爲人。携資本來阿喇比亞。盡買阿喇比亞南部銀礦。興工採擇。大得利益。不及二十年。早已富埒美洲的荊南。摩根。生活享用。舉世無比。出則乘六頭馬車。居則夜夜宴賓客。開跳舞會。門前車馬。座上杯盤。無不常滿。亞丁埠交際場中。咸呼老伯爵爲無冠帝王。又因銀礦多。呼爲銀山王。銀山王愛女。紅樓邸之綠姬。俗謠爲亞丁交際場之花。亞丁埠內。苟有大夜會。綠姬不到。如良夜無月。客咸不樂。綠姬年方二八。姿態妖姣。色豔麗。性慧黠。與人周旋。和煖如春風。面頰常帶笑暈。故又有笑西施之稱。笑西施之名。遠近無不曉。歐紳美士。亞洲之賓。苟有過亞丁埠。一睹紅樓者。無一不願一見笑西施。面當時嘗有謠曰。

有眼不見笑西施。不如沒了眼。有手不執笑西施。不如斷了手。

因此這亞丁埠又得了一個新名號。叫做笑西施埠。笑西施埠之南鄙。與紅樓對峙。有一古塔。名白雲塔。爲古時好奇帝王所築。塔共五層。頂有望台。能俯瞰亞丁埠全市。白

雲塔的氣象。與紅樓邸大異。紅樓邸如春。白雲塔如秋。紅樓邸如鮮花。白雲塔如古樹。紅樓邸在亞丁埠。人人歡喜。白雲塔在亞丁埠。人人厭棄。塔口之門。半已傾頽。塔上石級。半生青苔。塔中各室。半沒塵埃。亞丁埠之議政廳。屢議此無用廢塔。塞都府寸金之地。不如毀去。只因這塔。雖然荒廢。於歷史上。稍稍有些關係。而且毀去時。也須費用。因此遷延至今。任他荒廢。不料正當紅樓邸興盛的時候。這白雲塔上也出了一樁奇事。白雲塔的絕頂。眺望台的正中。每當日暮天黑。有個絕色女子出現。面向銀山王邸。紅樓悄然獨立。這白雲塔是個荒落的去處。白雲塔的頂上。就在白日登臨的人。尚且不多。何況黑夜。何況女子。因此市人咸疑白雲塔上出了妖怪。遂呼白雲塔爲陰世界。又因紅樓邸與白雲塔相對。又是十分瑋麗。遂呼紅樓邸爲陽世界。亞丁埠既有了這陰陽兩世界。因此亞丁埠人又替亞丁埠題了一個新名。叫做陰陽埠。看官這種種名號。切勿輕輕看過。於本書上。都大有關係。從此便演出一班奇人。俠客。美女。才男。十分怪異。十分變幻。讀之能令人忽驚。忽喜。忽快。忽恨。看官切勿性急。自下一回起。再一一講來。

評曰、昔人有云。有一老僧。偕小僧下山。遇少婦。小僧不識也。問老僧是何物。老僧恐其迷性。因給之曰。是乃虎食人者。及後歸山。老僧問小僧。今日下山所見何物。最可愛者。小僧疾曰。虎。此雖笑話。然有至理。然則讀此回時。我有一言告諸君。諸君記之。最可愛者。虎也。

(第二) 三月十一

暮春天氣。黃昏時候。亞丁埠寶石街某寶石舖門首。有一女子。一手提了長裙。低着頭。急急自內出來。年紀十七八歲。身上穿着白絹的上衣。圍着黑羅的下裙。頭上戴着花帽。脚上踏着烏靴。裝束得不華不俗。飄然意遠。看他相貌。却有三分修飾。七分天韻。十分精神。十二分高尚。俗夫蠢筆。描他不盡。這女子出門後。也不呼車。也不隨婢。只顧低着頭。向東南方走去。到了那荒涼的白雲塔下。依舊提着長裙。一步步走上塔去。須臾到了塔頂。那女子又暗暗歎了一聲。先向紅樓廊那邊。呆立了一回。又取出手帕來拭淚。隨後又靠着鐵欄杆上。垂頭沉思也。顧不得塔上塵埃。空中風露。靠了一刻。又從懷裏取了一個肖照出來。在那暗色中。對着肖照。歎道。公子。你竟忘了我嗎。說着。不覺又

流下淚來，感歎了一回，仍將省照揣在懷內，立起身來，走近塔牆邊，對着牆上幾個字，發了一回痴。口中沈吟道：三月十一，三月十一，天呀，教我忘不了的去年的三月十一，說罷，恨恨地伸手，用那指上戴的金剛石戒指，將塔牆上三月十一四個鉛字削去，忍着淚，回身轉來，仍舊走到鐵欄杆邊，望着紅樓邸時，只見邸內電燈齊放，明如白晝，遠近街上街燈三三兩兩，那女子不覺一怔道：什麼好，今夜我還要到紅樓邸去赴跳舞會呢，想罷，便轉身走下塔來。原來這女子是姓秋山，小名楓子，住在這亞丁埠寶石街上，開着一家寶石舖，他的父親叫做秋山六郎，原是日。本。西。京。人。氏。爲因開採寶石來這亞丁，後來又往各處商賈，前幾年曾經到過香港，借住在一個富公子家裏，這公子姓石，名良，號子才，原籍江南，姑蘇人氏，因累代流宦廣東，遂在香山縣置產居住，家資巨富，不幸父母雙亡，親族全故，石公子年方二十二歲，原是詩書門第，中學自然，早有根柢，又曾讀過十年洋文，深通英法兩國文字，時尙實學，亦頗通曉，爲人性情曠達，舉止安詳，最好交結賓客，遨遊四方，曾到過安南、台灣、琉球、高麗、滿洲、西藏等處，深慨中國實業不振，因把香山所有的產業，盡售於人，挾資移居香港，思乘機營一大業，恰好

秋山六郎。來香港銷售寶石。寄居公子處。說起亞丁鑛業。大有可望。後來秋山回去時。公子便携所有。隨了他去。抵亞丁後。便寓秋山家。與楓子一見兩心相愛。過了幾時。石公子所買的鑛產。漸漸獲利。又因秋山在亞丁交際場中。替石公子揄揚。因此石公子的聲名洋溢。原來亞丁埠的富翁。除了銀山王邸。就要算着秋山家。亞丁埠的美人。榮麗奢華。固推紅樓邸之綠姬第一。而風流蘊藉。實讓楓子。因此亞丁埠亦嘗有二王二花之名。伯爵爲銀山王。秋山爲寶石王。綠姬爲牡丹花。楓子爲薔薇花。石公子這樣人。才。這般富貴。一經秋山父女品題。那一個不愛。且都羨秋山女和石公子。未來夫婦。如拱雙璧。不料天道無常。人心善變。到了那年冬間。秋山六郎。一病死了。石公子的事業。又復日益擴大。因此不便在秋山家居住。搬了出來。自己在鶯鳴街口。造了一所房屋。然却仍與秋山家照常來往。到了明年清明時節。石公子還同了楓子。往吊秋山之墓。歸途携手。同上白雲塔頂。倚欄談心。石公子又取出鉛筆來。在那塔牆上。劃着三月十一四字。爲當日記念。不料從此以後。石公子卻常常和銀山王邸來往。迷着綠姬嬌豔。漸漸將楓子忘了。楓子在白雲塔上感傷。就是爲此。那懷中的肖照。就是石公子。那削

去的三月十一四字。就是這樁公案。

評曰：昔人有言：奪人之生，痛在一時；奪人之愛，痛在千古。觀彼失戀之楓子，其痛心也何如？又曰：攜手談心，贈照刻石，愛亦可謂至矣。而終至有荒塔之傷心，然則愛果足恃乎哉？

(第三) 塔

當時楓子自從塔上下來，走一步，如上戰場一般。自忖今夜這場大會，不知如何臨敵纔好。要不去時，又甚爲難。走了兩層，忽然聽得下一層上一響，又聽得隱隱有脚步声。楓子當時一心只在石公子和綠姬身上，倒也不曾在意。又下了一層，忽覺那響的聲音，早又轉在自己背後，不覺有些懼怕起來。急忙扶着欄干，再往下走，只聽得後邊有人呼道：楓子、楓子、楓子。一聽有人叫他名字，在後跟將上來。那裏敢應，又不敢回頭。心裏只突突的跳，纔想着這白雲塔是個荒塔，斷無別人夜遊。更那裏有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在這裏聽他聲音？又不是個熟人，越想越覺可怕。自忖莫不是強盜，莫不是人說的妖怪，遂又亡命只顧往下走來。詎耐那背後的人依舊緊緊追着，又連聲叫道：

楓子、楓子、楓子。這時也顧不得腳下的樓梯是。高。是。低。三。腳。兩。步。跌。將。下。來。幸。喜。那。塔。早。已。到。了。末。層。急。忙。揀。着。明。處。走。出。塔。門。定。一。定。神。纔。敢。回。頭。看。究。竟。是。誰。自。想。既。然。出。了。這。塔。就。有。匪。人。也。可。呼。那。巡。警。來。因。一。頭。走。一。頭。看。看。了。多。時。却。不。見。有。人。心。中。十。分。奇。怪。沒。奈。何。只。得。將。衣。裳。整。了。一。整。慢。慢。的。順。着。街。走。回。家。去。進。了。門。想。要。到。自。己。房。裏。去。換。跳。舞。衣。裳。剛。走。至。樓。梯。轉。角。處。恰。好。前。面。轉。出。一。個。人。來。正。和。楓。子。撞。個。滿。懷。只。聽。得。那。人。問。道。是。誰。楓。子。聽。得。是。他。叔。父。的。口。音。便。應。道。叔。父。是。我。原。來。楓。子。果。然。有。箇。叔。父。名。喚。八。郎。和。楓。子。的。父。親。是。同。胞。兄。弟。原。是。一。箇。無。能。之。輩。一。向。在。本。國。開。着。一。箇。小。書。舖。活。命。近。來。因。賠。了。本。沒。處。安。身。幾。年。前。六。郎。回。東。方。的。時。候。曾。經。寫。信。去。找。了。他。來。同。到。了。亞。丁。後。來。他。便。一。逕。依。着。六。郎。穿。衣。吃。飯。六。郎。死。後。楓。子。又。沒。兄。弟。也。虧。着。他。照。應。一。切。當。時。八。郎。見。是。他。姪。女。楓。子。便。叫。住。問。道。楓。子。我。正。找。你。呢。你。從。那。裏。去。來。楓。子。忙。應。道。我。纔。出。去。散。步。叔。父。可。有。什。麼。事。八。郎。道。今。夜。紅。樓。邸。的。跳。舞。會。你。去。也。不。去。楓。子。道。姪。女。爲。什。麼。不。去。現。在。回。家。來。正。要。換。衣。裳。去。哩。八。郎。道。你。快。去。換。罷。我。早。替。你。預。備。了。馬。車。了。時。候。已。經。不。早。楓。子。忙。又。答。應。了。一。聲。剛。要。

走時。八郎又叫住笑道，楓子，今夜你可留一點意。我今天聽見了一句說話，好氣。楓子忙立住了腳。問聽了什麼說話。八郎道，人都說，石公子爲什麼近來被綠姬占了去了。那一箇不曉得。石公子是你楓子未來之夫。什麼這兩次跳舞不和你同跳，却和綠姬同跳。楓子正爲着這事，心中不快。又被他叔父觸動了心。因答道，管他呢。讓人家說去。八郎見他淡淡的怪反着，道，什麼好不管。像石公子這樣的人才門戶，再往那裏尋去。你們兩人的交情，我雖然不知道，但是男子的性情，棄舊憐新的多。你和他冷淡了，他就往熱處跑了。怪道，都人說你的手段，不如綠姬。八郎那裏知道楓子心中的苦。只顧拿這樣沒趣的說話來纏。楓子已是聽不進去。但是又不好發作，只得勉強答道，他不來親熱，教我怎好不冷淡。八郎聽了這話，亦發着急道，你爲什麼這樣孩氣。你難道果然不愛了他嗎。楓子道，我不愛了。八郎忙又勸道，我勸你好好的嗎。除了他，你還找誰去。這亞丁埠，難道還有比石公子更好的人。你早成了這件事，叫我也好早些造化着。楓子聽了八郎這話，倒奇異道，什麼姪女的事。說是叔父造化。八郎着急道，你又忘了。你父親死的那晚，不是對我說了的嗎。等楓子和石公子成婚後，你也可以取了我家。

產。四。分。之。一。另。立。門。戶。當。時。你。也。聽。得。楓。子。知。道。叔。父。的。心。事。反。笑。道。這。有。什。麼。難。事。叔。父。現。在。要。就。分。了。去。也。好。八。郎。又。恐。怕。觸。怒。了。楓。子。却。又。說。道。不。是。這。樣。說。我。却。爲。的。是。你。說。着。忙。又。催。着。楓。子。送。他。至。房。內。道。天。已。不。早。了。你。快。裝。束。去。罷。楓。子。只。得。走。至。自。己。房。裏。

評。曰。心。中。有。得。意。事。被。人。搔。着。癢。處。是。世。間。第。一。快。樂。事。心。中。有。不。得。意。事。被。人。觸。着。痛。處。是。世。間。第。一。不。快。樂。事。矧。復。楓。子。之。遇。叔。父。八。郎。刺。刺。不。休。可。厭。更。無。量。哉。

(第四) 馬車

楓。子。到。了。自。己。房。裏。一。步。踏。進。了。房。門。兩。眼。的。淚。早。已。連。珠。似。的。滾。了。下。來。忙。一。手。關。了。房。門。至。籐。椅。邊。坐。下。取。出。手。帕。來。拭。心。中。只。想。着。方。纔。叔。父。的。一。番。言。語。又。想。着。塔。上。的。情。形。想。了。石。公。子。又。想。着。綠。姬。一。時。萬。感。俱。集。竟。忘。了。到。這。房。裏。來。做。什。麼。了。忽。聞。壁。上。的。大。自。鳴。鐘。噹。噹。噹。的。敲。了。七。下。忙。又。驚。醒。轉。來。道。我。怎。地。了。紅。樓。邸。的。跳。舞。會。不。是。約。在。八。點。鐘。嗎。剛。要。從。椅。上。立。起。身。來。只。聽。房。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自。後。便。有。人。開。門。進。來。看。時。是。個。用。女。小。露。小。露。上。前。問。楓。子。道。夜。飯。早。預。備。了。請。小。姐。用。飯。去。

楓子道：「我不吃。我就要赴跳舞會去了。你不如替我打盆面水來罷。」那小露便去提了一桶水來。倒在面盆內。楓子先洗去了淚痕。梳了一梳頭髮。去衣架上。揀了一件最時式的舞衣穿了。對着大鏡。照了一陣。便走下樓來。後邊自有兩箇用女侍候。那叔父八郎也忙出來安慰。到了門首。早見有一輛雙馬車。停在那裏等着。馬夫見楓子出來。忙上前開了車門。楓子便又一手提了長裙。坐上车。馬夫問道：「現在就去紅樓邸不是？」楓子道：「現在時候還早。先去鶯鳴街轉一轉。」馬夫道：「是不是往石公子家去？」楓子微微點了點頭。那馬夫便跳上馬車。加了一鞭。那車便如星馳電掣的向鶯鳴街駛來。看官。歐美通行的風俗。大凡貴家公子。名門淑女。有人請他赴跳舞會時。必先坐了馬車。迎他心上最愛的人同行。楓子方纔雖是賭氣對他叔父說。我是不愛石公子了。然而到了這時。還是到那鶯鳴街來迎石公子。去當時楓子的馬車。出了寶石舖門首。不到一刻。已轉一個灣。到了鶯鳴街上。迎面早看着一座用白石新造的三層樓洋房。洋房裏一色電燈如畫。那馬車到了這裏。馬夫便將那馬慢慢的放緩了。將近門首。楓子只顧在車內。望着石公子家的門牆。忽然眼中一刺。好像萬箭鑽向心來。一時幾乎在車中跌

下。你。道。爲。何。原。來。石。公。子。的。門。內。小。花。園。裏。早。已。停。着。一。輛。六。頭。馬。車。一。眼。看。去。那。一。個。不。知。道。這。是。紅。樓。邸。綠。姬。坐。的。這。時。楓。子。車。上。的。馬。夫。見。已。到。了。石。公。子。門。前。便。先。跳。下。車。來。一。手。拉。住。了。馬。順。着。勢。便。要。轉。進。門。去。楓。子。却。又。推。開。了。馬。車。的。窗。探。首。出。來。叫。那。車。夫。道。白。衣。兒。我。不。到。石。家。去。了。時。刻。已。到。我。便。要。前。往。紅。樓。邸。去。白。衣。兒。心。中。想。道。我。們。這。位。小。姐。好。生。作。怪。既。然。要。到。這。裏。來。剛。到。了。門。首。又。說。不。去。了。也。就。應。了。一。聲。連。忙。拉。轉。馬。頭。仍。舊。轉。向。寶。石。街。走。去。楓。子。坐。在。車。內。咬。着。手。帕。又。獨。自。飲。恨。要。想。索。性。回。轉。家。去。連。跳。舞。會。也。不。去。了。又。怕。別。人。看。出。緣。故。來。叫。他。量。狹。笑。他。沒。本。事。分。內。的。石。公。子。被。綠。姬。奪。了。去。連。舞。跳。會。都。不。敢。到。明。明。是。輸。了。因。此。只。得。隱。忍。着。聽。那。馬。夫。驅。馬。前。去。不。一。時。又。早。到。了。銀。山。王。邸。門。首。

評曰、每聞人云、人心已死、人心已死、我獨謂人要心死、也不是容易的事、即如楓子、既在塔上、削了紀念的字、又在家中、說了不愛的話、及至到了赴會時、依舊還要迎石公子去。

又曰、人生得意時、處處到都、恰好地步、人生不得意時、處處落人後、着觀於綠姬與

楓子之迎石公子而益信。

(第五) 伯爵邸

伯爵邸之壯麗。既推亞丁埠第一。自不必說。門前一帶綠色鐵欄。蜿蜒左右中間開着兩扇鐵門。過了門。正中便是一條馬路。馬路兩旁都種着一色的冬青。在旁邊圍着左右兩方草地。正面一疊連十幾間五層樓的洋房。過了洋房後面。又有一個小花園。內都是花木。小花園左邊。又有一座小洋房。也是五層。却比那大洋房倒高了些。都用紅色火磚造成。每層上也圍着綠色欄杆。這就叫做紅樓。小花園的後面。又有一帶小屋。內中都是廚房馬廐糧倉貨屋。不必細表。且說當時楓子的馬車。到了銀山王邸門首。進了門。至那大洋房前停下。楓子便自車上走了下來。面色早已如常。纔有的半縷幽情。一腔恨意。已不曉得藏到那裏去了。下了車。走上階台。便有一位迎賓的貴婦人來接着。執了手。忙引到正廳裏去。此時正廳裏的裝飾。自然紅燈綠彩。黃金白玉。十分燦爛。楓子到了正廳。只見正廳上客人。已經到了大半。客人中不過是那王孫公子。命婦令媛。楓子看了。有的原是認識的。有的也有不認識的。楓子便略略招呼後。那些人。

聽說。是。寶。石。舖。的。薔。薇。花。到。了。都。圍。上。來。看。主。人。蒲。喬。伯。和。那。夫。人。白。氏。也。忙。從。人。叢。中。走。出。來。接。楓。子。見。了。連。忙。上。前。行。了。禮。問。了。一。聲。好。並。謝。了。今。晚。請。來。跳。舞。的。盛。情。伯。爵。夫。婦。也。便。謙。遜。了。一。回。原。來。伯。爵。今。年。雖。是。已。有。五。十。四。歲。平。時。養。尊。處。優。看。來。還。像。不。到。四。十。歲。的。人。夫。人。白。氏。更。形。年。少。當。時。如。沒。楓。子。在。前。倒。也。好。算。這。會。場。上。第。一。個。美。人。了。三。人。寒。暄。既。畢。伯。爵。便。微。微。的。笑。道。秋。山。小。姐。你。來。的。正。好。我。們。正。在。這。裏。望。你。呢。白。夫。人。在。旁。也。笑。道。你。是。一。個。人。來。的。嗎。石。公。子。爲。什。麼。不。同。了。他。來。看。官。那。綠。姬。坐。了。六。頭。馬。車。去。迎。石。公。子。的。事。伯。爵。夫。婦。那。有。不。曉。得。的。理。白。夫。人。這。兩。句。話。明。明。是。當。着。衆。人。面。前。來。羞。耻。楓。子。的。楓。子。雖。也。知。道。這。意。却。反。笑。問。道。什。麼。石。公。子。還。沒。有。來。嗎。我。今。日。有。事。到。了。市。外。去。了。回。來。天。已。不。早。恐。怕。誤。了。這。裏。的。會。期。急。忙。到。了。這。裏。來。我。將。謂。石。公。子。早。已。來。了。却。不。曾。去。同。得。白。夫。人。還。是。冷。笑。道。楓。子。你。也。太。無。情。了。你。不。去。同。他。他。怎。麼。不。怨。你。只。怕。他。現。在。還。等。着。你。呢。說。罷。又。對。着。衆。人。微。微。的。冷。笑。楓。子。却。依。舊。如。常。的。答。道。這。也。未。必。他。來。了。就。可。相。見。了。諒。他。也。沒。有。甚。麼。怨。我。白。夫。人。見。降。不。下。楓。子。更。含。諷。道。你。可。要。留。意。着。呢。這。裏。人。多。就。是。他。來。了。

一時也找不着你。楓子道：「正是呢。這裏的綠姬妹也爲什麼沒看見。楓子說了這一句話。兩邊的客人也都問伯爵夫婦道：「真的。綠姬妹今夜爲什麼不見。看官大凡開跳舞會的人家。客人到了本家的主人還沒到。是個大失禮節的事。楓子見白夫人一句一句話逼得太甚了。因此趁此問他。綠姬一者可以解了自己的急。再者也可借此塞住了白夫人的嘴。教他不得趁能。這也是半空裏一拳起一脚來的。暗中爭鬥。白夫人聽了。楓子這樣一說。連忙替他女兒解說道：「這却有個緣故。今晚的跳舞會。不是我那綠兒做主人。原是我。和伯爵做主人的。綠兒今夜倒也和諸位一樣做了客人了。適纔因有要事坐了馬車出去了。不久便要回來的。正在說時。只見正廳的門口。又進來了。一箇美人和一箇紳士。兩箇攙着手。走了進來。此時衆賓客的眼光。又都射在這來的兩箇人身上。」

評曰：世界上無一處非危境。無一事非交戰。明槍暗箭。隨地都是。處世者不可不慎也。

又曰：我每怪人得意時。何必逼人太甚。不知得意時。其氣必盛。氣盛則不知不覺而

已逼人。况遇平日素有芥蒂之人。哉。白氏之窘。楓子也。亦人情之常。

(第六) 奇人

正廳門口進來的兩個。那美人便是綠姬。那紳士便是石公子。衆人看見綠姬和石公子來了。都上前迎去。楓子也就走近前來。只見石公子還和綠姬攙着手在那裏。一見楓子。便忙將手放了。楓子要想上前去和石公子說話。石公子却像不要理他。轉了頭和旁邊的一個少年紳士立住腳說話了。原來石公子和楓子本沒甚麼怨恨。平時的愛情也未十分忘却。并且幾年來曾受過楓子父親的恩惠。斷沒有過意屈辱楓子的理。只因綠姬在旁。一心要得綠姬的歡心。恐怕理了楓子。綠姬心中不快。因此做出這樣冷淡的情形來。且說綠姬見石公子放了手。便舉眼對那客人四面一看。見楓子從旁走來。忙一笑。上前來和楓子執了一執手。十分親熱的問道。楓姊。你來了。忙轉身拍着石公子的肩道。公子。楓姊來了。楓姊來了。石公子却仍和那紳士講着。昨日打獵的事。正講得高興。仍舊像不聽見似的。綠姬又忙轉身來。笑語楓子道。楓姊。你這兩日來。好快樂。昨日你去打獵了沒有。楓子也笑道。我沒什麼事。自然快樂。只是昨日的打獵。却

沒有去綠妹，你可去了。綠姬道我去了。說着，忙又轉身牽那石公子的手，叫道：「公子，楓姊來了，等你說話呢。」石公子纔和那紳士住了話，上前來，和楓子行了禮。楓子也便問好了。石公子却反問楓子道：「楓子，你這兩日爲甚不到我那裏來？」楓子心裏一想，我倒不好問你，你爲甚麼不來，並且我也曾來過幾次，你總說不在家，心裏這樣想，口裏却不說出。只答道：「我這兩日家裏有些事忙了些，不能來看你。看官，你想楓子那裏是真的忙，每日到了近晚，走上白雲塔頂，對着紅樓邸，暗泣就是他最忙的事了。現在見了公子，却又這般說。」石公子見楓子淡淡的，不似往日，反起了疑心，將謂楓子又愛了別人，將自己忘了。面上倒有些不快之色，也就冷淡的答道：「你好，你同了誰來的？」楓子道：「我不同什麼人，我是獨自來的。」石公子聽了，便又微微一笑。衆賓客正在看着石公子等三人說話，只聽得有人說道：「風伯老人來了。」衆人連忙看時，只見正廳門口果然又來了一個人，未與衆人交談，先自哈哈的高笑道：「好一個跳舞會，好一個跳舞會。」衆人看時，只見那人年紀已過半百，瘦長身子，著着一身襪襖的衣服，當胸掛一個布袋，脚下步輕如猿，身上骨仙似鶴。那老人見衆人看他，他也看了一看衆人，又哈哈高笑道：

你們諸位都好。又見綠姬立在石公子旁邊，便又說道：「綠姬，你這樣狐媚子似的，抬着這媚人的臉兒，只顧迷人去，你也笑什麼說罷。」又復哈哈大笑。在旁的人見那老者這樣糟蹋綠姬，都替綠姬失色。楓子此時心中想道：「他倒是我的知己。我心中的話都被他說了出來了。」綠姬此時早已紅了臉，正色道：「風伯老人，你爲什麼這樣無禮？你今夜特地來羞辱我，不是那老人又哈哈大笑道：「我羞辱你，我羞辱你，你也知道世界上有羞辱的嗎？」綠姬見不是話頭，便牽了石公子手說道：「我們到那邊去罷。」因又攙着手去了。那老者便拍手道：「你們看，你們看，這不是狐媚子。」綠姬也不敢回頭，一逕走向後去了。那老者便走至正廳的中間，取了一把椅子坐着，向胸前掛的那袋裏取出餅乾來，大嚼且嚼，且笑。

評曰：自己愛了別人，卻反差疑別人也愛了別人，這倒也是個忠恕之道。自己不到別人家裡去，卻反責人不到自己家裡來，這便不是個忠恕之道。於人心昏迷時，往往有此顛倒思想。

又曰：古人有心，予忖度之。余之樂也。奚似余有心，他人忖度之。余之樂也。更奚似楓

子之聞風伯老人語。能勿歎知己。

(第七) 奇人之歷史

當此絕大跳舞會場。貴客如雲。佳賓如水的時候。却容得這樣一個怪誕老人在內。放縱不羈。沒有一個人敢來趕他出去。這是什麼緣故。原來這位老人在這亞丁埠內。沒有一個人敢趕他的。不但不敢趕他。併且也不忍趕他的。這個亞丁埠雖小。算來却也有數十萬人。這亞丁埠的富家雖不多。算來也有數百十家。只是無論貧富貴賤。既在這亞丁埠內。居住總逃不過要在這銀山王前低頭。在這亞丁埠不去銀山王前低頭的人。只有一個。就是這風伯老人。風伯老人的來歷。亞丁埠人沒有一個人知道。有的說。是從南洋來的。有的說。是從中國去的。有人去問風伯老人時。風伯老人也僅微笑不答。風伯老人來居亞丁埠。已有二世。其父風某。原務農業。離亞丁埠市外有一荒地。不止數百萬頃。四面繞海。這是風家始來亞丁的初基。一切都是風家開闢。自後又經營漁業。亞丁埠的魚市。都由風家一家掌握。沿海一帶漁船。何止幾十萬號。平時都停泊在風家農地的四圍。耕田的農夫。和那船上的漁夫。都自風家招來的人。無一不與

風家如家人。父子風伯老人。今年不知幾歲。有的說當在百歲以外。有的說不過五十。有人去問風伯老人時。風伯老人也仍微笑不答。風伯老人的孤高。雖似百歲以外。然精神身體。強健活潑。卻又勝於少年。家中雖有萬貫錢財。身上卻與乞丐相似。風伯老人的家。就在他的農地上。衆農家的中間。一色白石。周圍七十餘間。中間一個大堂。堂內懸着一個肖照。四圍房內。卻養着幾十名婦女。終日只教他踏琴唱歌。不作別事。風伯老人自己。却又終歲不住在這家裏。一月或回來了一兩回。看一看也便走了。他在那裏住。在那裏食。人都不知道。有時宿在塔上。有時宿在古廟裏。有時宿在林間樹下。他胸前掛的那個布袋。始終不離寸步。袋中滿裝餅乾。到了餓時。隨地便喫。到了缺時。隨便買風伯老人。平日又專好扶人之危。救人之厄。人有患難。只須投一信片。至老人家裏。近則當日。遠則一兩日內。必有回報。你要錢時。借錢與你。你要求他事時。便助你做事。有求必應。靈效如神。因此風伯老人。人又呼他爲半仙老人。亞丁埠內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受過老人的恩惠的。休說窮民。就是這跳舞會裏頭的幾個富豪紳士。也都是老人提挈起來的。所以說亞丁埠內的人。不但不敢趕這老人。並且也不忍趕

這老人也就爲這個緣故。有人說風伯老人這樣古怪性情原非生來如此實亦因爲少時用情過真鬱氣反激所致。聽說老人少時曾至英國某學堂讀書。戀一美女。後爲有力者奪去。且欲置老人於死地。以絕後患。老人因此由戀而恨。由恨而悲。由悲而狂。一團不平之氣。沒處發洩。遂釀成此嬉笑怒罵不可思議的人物。又聽說老人前曾與蒲喬伯爵同學。老人所戀的美人。就是現在伯爵的妻。綠姬的母親。白氏奪美人的。就是伯爵。老人曾執着伯爵與白氏設謀害死他的真憑實據。因此伯爵夫婦。雖氣凌帝王。見了老人。却不敢不是萬分屈辱。此是疑案。又屬前事。不必細表。

評曰：世界上奇異人。大半皆由外境所逼。苟碌碌安向庸福者。自然偏僻之性。無由而生。

又曰：風伯老人之不可及者。在能安居而不安居。可豐衣美食。而不豐衣美食。與求富貴不得。而逼成偏僻性者。自是稍異。

(第八) 跳舞會

批霞納 (pino) 聲奏。紅樓邸之跳舞會正始。好男如燕。美女如蝶。一對對都牽着手。

走入會場來。有未有對手的。各各投奔心愛的人去。央告男的。到了女的。前央告道。今夜和孃同跳。可好。女的若搖頭說不好。那男的便失色。女的到了男的前央告道。今夜和郎同跳。可好。男的若搖頭說不好。那女的便失色。當時楓子見石公子已和綠娘作對攙了手上了會場了。恰好有個少年紳士來。求他做個對手。心中雖然不願。但是沒有可意的人。也便應承了。勉強和他跳。這回批霞納上奏的是羽衣曲。衆客都依着音節跳舞起來。綠姬扶着石公子。綠姬的母親白氏扶着一箇某海軍士官。綠姬的父親伯爵扶着一箇某公爵夫人。各箇都扶着各箇風伯老人也扶着一箇沒相干的老婦人。各各使出生平伎倆。往來舞蹈。霎時批霞納聲戛然而止。衆人各散。面上都帶着喜色。楓子獨自一箇無精打采的。自己想到。平日我在跳舞會。和人跳舞。都是很快樂的。爲甚麼今夜心中這樣不快。遂獨自一個揀着一把近壁的椅子坐着。一時見綠姬和石公子。又笑語了一回。綠姬適因有事。同了一個貴婦人走向別處。一時不在石公子跟前。楓子便悄悄地立起身來。走至石公子面前。石公子也執了他的手問道。方纔你爲什麼不見。楓子不答。呆看着石公子。一回纔說道。石公子。這回兒和我跳罷。石公子

點了點頭道：好。兩人正欲交談。綠姬早又走了過來。拍着石公子的肩。笑道：這回子奏的是子夜曲。是我最喜歡的。你再和我跳一回罷。石公子還沒答應。綠姬早已牽着石公子的手走了。石公子只得也微微點了點頭。楓子見石公子又被綠姬奪了去。不覺一時發呆。批霞納聲再起。也不聽見。有人來請他作對手。他只顧搖着頭。也不說什麼。痴痴的一人立着。忽然背後有人。將他一拍道：可憐兒。你在這裏做甚麼。還不跳舞去。你沒有對手。和我跳可好。楓子被他一拍。纔把神嚇了回來。回頭看時。却就是那個風伯老人。楓子此時已是氣極。將那愛石公子的心。早已丟開。立刻應聲道：甚好。甚好。我便同老翁跳去。一手便携着老人的手。走入舞場來。衆人見了。沒一箇不奇怪。批霞納之聲。既按入譜。於是衆人又舞。楓子也隨着風伯老人跳。覺得風伯老人的身法。手法十分精妙。生平從沒逢着過這樣的對手。跳了一回。看看竟有不能招架之勢。只得儘着平生才藝。盡力應付。又一回。那曲也早已完了。楓子覺得身子甚是疲敝。便是一箇人。走出正廳。到了後邊小花園內。心中只是恍恍惚惚。不知走到那裏去。纔好。不知不覺。一步步走向那樹林中來。忽然看見有兩箇影子。在身後一恍。楓子連忙立住了脚。

回頭一看，只見又是綠姬和着石公子也向這樹林間走了進來，低着頭，只顧低聲細語，却不會留心。楓子見了，嚇得不敢作聲，放輕了腳步，忙再向樹蔭處躲去。不料楓子愈往後躲，綠姬和石公子也愈向前進。楓子此時早已退到了花園的牆壁沒處再退，正在發急，只見綠姬石公子兩人也立住了，攀着一枝桃樹的橫枝，對着面談心。楓子也忙躲在一株大樹後。

評曰：楓子之所以不能與綠姬競爭者，以楓子心中有耻，綠姬心中無耻也。我每見今世所謂善於競爭之人，大抵皆從無耻入手，其殆綠姬之流亞歟。又曰：具高潔之性者，每不能與流俗競爭，自來避世之徒，厭薄人世，非無故也。

(第九) 林間之信

楓子在大樹後聽綠姬和石公子竊竊私語，起初却聽不出甚麼來，只見綠姬一手攀着桃枝，一手搭着石公子肩上，百媚橫生，千嬌畢集，斜睇着兩眼，只顧向石公子微笑。楓子想道：原來如此。我只道綠姬和石公子的交際，不過和我那樣罷了。現在看來，竟比那粉頭更甚。怪不得迷到石公子到這個地位。只見綠姬又對着石公子笑了笑說。

道。公子。你。到。底。什。麼。樣。愛。我。石。公。子。只。是。笑。不。說。綠。姬。又。問。道。你。看。我。比。楓。子。怎。樣。說。了。兩。遍。石。公。子。只。得。對。他。道。你。好。綠。姬。見。石。公。子。說。他。好。更。放。出。嬌。媚。的。聲。音。兩。隻。手。携。着。石。公。子。的。手。說。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只。是。愛。你。說。着。又。牽。着。石。公。子。走。出。樹。外。去。了。楓。子。此。時。看。了。綠。姬。的。情。形。又。羞。又。憤。心。中。只。自。恨。爲。甚。麼。做。了。女。子。倒。把。那。方。纔。一。片。妬。忌。綠。姬。想。念。石。公。子。的。心。都。忘。了。看。見。石。公。子。等。去。後。便。也。慢。慢。走。出。那。樹。林。來。走。到。方。纔。石。公。子。和。綠。姬。那。株。樹。下。還。像。石。公。子。和。綠。姬。在。那。裏。一。般。對。着。那。株。桃。樹。又。呆。看。了。一。回。忽。然。看。見。地。上。丟。着。一。個。紙。兒。楓。子。忙。拾。起。看。時。見。有。字。在。上。忙。用。兩。手。將。紙。兒。取。開。見。內。中。又。裹。着。一。個。小。紙。兒。楓。子。先。取。大。紙。就。月。光。下。細。看。見。是。一。信。前。半。早。已。扯。去。中。間。亦。多。缺。落。遂。念。道。

(上缺)彼秋山楓子者是妾戀愛之敵也(中缺)……死……(中缺)……愛……(中缺)……欲狂……(中缺)……公子若真愛妾者請速與秋山楓子絕(下缺)

蒲喬綠姬

楓子讀完這信。心中不覺悚然。想道。綠姬竟有辣的手段。你和石公子好也罷了。爲甚

麼。想到這裏。又轉念道。我也知道了你的心了。忙再取開那小紙兒看時。只見也是一信。上下都已扯去。只餘中間數語。寫着道。

余前言已盡。此心惜不能剖。以示卿卿。若有疑試於此數日中。冷眼視之。當亦自信。余誓……

楓子看到了這誓字。不覺心中一冷。眼前一黑。猶如睡夢中。騰雲從半空撞下地來。一般一時辨不出東西南北。平時的兩行淚。也不知那裏去了。心中只覺着。又不是恨。又不是怨。又不是酸。又不是苦。看着世界上的事。沒一件和自己有關係似的。那時倒又清了起來了。纔聽得那批震納。又在那裏亂響。就知道那第三回的跳舞。又早開了場了。索性不再前去。只在那樹下等。等到那批震納的聲音住了。人的笑聲。腳步聲也都停了。纔慢慢的走了出來。看時到了正廳上。只見果然跳舞場已散。許多客人正在那裏告辭。楓子也便雜在衆人中告辭了出去。此時已近三鼓。楓子急忙走出廳門。找着自己的馬夫。那馬夫接着開了車門。楓子坐上車。對馬夫說道。白衣兒快趕回家去罷。那馬夫便又加上鞭走了。此時街上無人。空中只有一片明月。楓子到了這時。倒也

覺得心中萬念俱空毫無一點牽掛對着這明月忽然想着去年秋日自己做的那首詞暗暗默念道

高棟層軒秋易暮。菡萏池塘夜久侵。瓊露花影扶蘇籠薄霧。碧天如水孤螢度。別夢依依無着處。小簾輕袞涼月和魂住。無那離懷天欲曙。鴈聲飛過瀟湘去。

右調蝶戀花

楓子默誦了一回不覺心中脈脈情意又動

評曰、我每怪近日各黨派之競爭。每不能善己之事。而但知害人之事。以故他國之黨派。其競爭愈力。而其國事之進步愈速。我中國則不然。黨派之競爭烈。則其進步也愈難。以我害爾。以爾害我。故其精神力量均消盡於相害之中。又奚暇及進步哉。故我謂人苟不欲自存我中國也。則已。苟其口以是詡詡焉。則競爭之術。尙其改之。勿徒效綠姬之對待楓子於石公子之前也。

(第十) 白衣兒

楓子的馬車正向寶石街走去。忽然聽得背後的馬車聲。又起。楓子忙從車後玻璃窗

內看時。只見六匹馬。馱著一輛車。如飛而來。楓子想道。這又是綠姬和石公子的車了。方纔是迎他來的。這一定是送他去的。楓子的馬夫白衣兒。早也覺着後面已有馬車趕來。連忙加上兩鞭。那兩匹馬也就亡命的向前跑去。看看將近八個蹄。究竟那裏趕得過二十四個蹄來。恰好又值一個轉灣處。街道又狹。那一剎那。只聽得碰的一聲。那綠姬的馬車。早已前去。這裏楓子的車輪折軸斷。車廂右倒右邊。玻璃窗全碎。兩匹馬吃了這一驚。尚在亂跳。楓子早已魂飛天外。自念此回必死死。死了倒覺我乾淨。反咬着牙不動。那馬夫早已勒住了馬。跳下車來。扶起了車廂。拉開了車門。看一看楓子。早跌在車內。忙扶起了楓子。見楓子早已面無人色。兩隻手被那玻璃窗碰壞。正在流血。那馬夫連忙取了自己的手巾來。替他包上。回轉身。亡命向那綠姬的車後趕去。連聲嚷道。停下車來。停下車來。那綠姬的車。那裏肯停。却比前放得更快了。白衣兒如何趕得他上。楓子這時。早定一定神。忙從車窗裏探頭出去。叫道。白衣兒。白衣兒。算了罷。那白衣兒見趕那馬車不上。只得回來。楓子在車窗裏。叫白衣兒時。見前面綠姬的車。隱隱還看的見。車窗裏也有一個人。在那裏探出了頭。好似石公子。楓子這時不見石公子。

便罷。一見時如何不氣。心上一寒。身上一軟。又跌入車內去了。那白衣兒回到車旁。見楓子又跌在車內。忙再扶了起來。只見楓子面色全變。更不比方纔。愈着了急。忙叫道。秋山小姐。怎樣了。楓子聽得白衣兒叫時。纔又慢慢的如夢方醒。歎了一口氣。白衣兒便道。那銀山王邸裏的人。着實可惡。竟倚勢橫行。到這個地位了。我看那銀山王邸的馬夫。雖然兇橫。還不敢這樣。必然是那綠姬指使的。楓子只自拭淚不語。那白衣兒又道。那綠姬也太逞威了。只是這樣欺侮人。那石公子。究竟不是壞人。我趕去時。還聽他在車裏叫停車哩。楓子聽了這話。仍舊歎一口氣。那淚更如雨下。白衣兒又道。秋山小姐。現在怎樣好。我不如再去叫一輛車來。送回小姐去罷。楓子又搖搖頭說道。不用了。我走回去罷。遂勉強立起身來。出了那輛破車。白衣兒忙將那車拖至路旁。依舊任那兩匹馬將破車馱着。慢慢的隨了楓子。走回家來。楓子在前。白衣兒在後。楓子且走且泣。不發一語。白衣兒也那裏再敢說一句話。

評曰。愛戀之競爭。烈矣。不特男子然也。試觀綠姬。不死。楓子。彼心終不安。彼馬車之相撞。豈一朝一夕意哉。其由來久矣。

又曰、石公子之爲楓子見而恨也。其罪不在當時不救而在平日昏迷。雖幸爲白衣兒所解明而楓子不至終恨。然其罪固不可道也。

(第十一) 家產

楓子家、離那壞車的地方、原不甚遠。兩人走了一時、早已到了。楓子家的大門、因楓子未回、尙未關閉。兩人進了大門、白衣兒便又回去收拾那壞車。此時天已近明。楓子獨自一人走上樓來、見電燈還是點着。用的人都已睡去了。走過叔父八郎房時、見房門早閉。房內電燈早熄。只聞鼻息呼呼如牛如豕。到了楓子的耳中、更覺得增着千萬分傷心。急忙走至自己房中、推開門、倒在椅上、覺得四肢無力。萬念俱灰。想着現在這麼多的世人、那一個可以訴得我的心來。想到往後這麼大的世界、那一處可以容得我的身去。起初、還是一雙眼內、只顧流出淚來。想到後來、覺得世人是世人、世界是世界。我是我、世人與我何關。我與世人何涉。世界與我何干。我與世界何係。倒反心也不傷了。淚也不下了。心斷意決。立身起來。出了房去敲叔父八郎的房門。看官、你想這世界上、那一件可以去不了的。凡有一點連戀、都是爲着是有個希望。假使希望絕了、那就

世界上的事沒一件舍不了的了。無論萬鍾可以不顧。無論天下可以敵蕘。當時楓子受了這番磨折。他又是一個志高氣傲的人。見石公子這樣待他。他就不再指望石公子了。既不望石公子。更復望誰。而且像石公子這樣情深心切的人。他還可以舍得還有那一件舍不了的事。所以當時楓子敲了他叔父的房門。八郎便從睡夢中驚醒轉來。忙問是誰敲我的門。楓子便應道。是我叔父請開一開門。姪女有一句話。八郎便忙起牀來。披了衣服。檢亮了電燈。開門出來。尙睡眼朦朧的問道。楓子。你纔跳舞會回來了。楓子道。回來了。八郎道。你今夜跳舞會是不是占了首位跳舞的時候。是不是和石公子同跳。楓子搖頭道。不是。八郎見楓子說不是。又看了楓子兩手都是血染。衣服也甚紛亂。甚詫異道。你今怎地了。楓子道。這些事都不必再講。姪女現在來。有件事要求叔父。八郎着急道。你有甚事。是否爲那家產。你不願現在就分我也罷了。只要你不忘這事。不違背你父親的遺訓就是了。楓子道。叔父放心。姪女這來。倒不爲這事。叔父應分的家產。叔父要時。任憑叔父那時取去都可得。八郎道。那麼你爲着甚事。楓子道。姪女要出門去。八郎道。嗻。你出門要往那裏。楓子道。現在還沒定。八郎道。你什麼時候回

來。楓子道：現在姪女也還沒曉得。八郎道：你爲什麼這樣要緊？你就是要去也總須待至明日動身。楓子道：什麼時候動身？現在雖還沒定，只是有一句話須急和叔父商量。八郎忙問甚事。楓子道：姪女這一去，今生恐未必回來。姪女所有父親遺下產業，請全聽叔父管理。八郎一聽這話，這一驚非同小可，不是驚那楓子，這一去不回，却驚那這麼大的家產，什麼一時間都到我手裏來了。驚極而喜，喜極而醉，心中漸漸的模糊了。早想不到楓子爲甚事出門，出門後又因甚永不回來。倒說道：你教我管理，自然是好。只是你日後回來，後恐又舍不得，如何是好？楓子道：叔父放心，姪女今生今世決不再回。這亞丁埠，八郎道：你現在雖然這樣說，沒有憑據，終難相信。你可寫一張將家產永遠讓我的證文，我纔放心。楓子此時見他叔父這樣心狠，又氣又好笑，既想身體且不足惜，何況家產？家產既不要了的，寫也這樣不寫也是這樣，便走至叔父房中，在他書桌上，依着八郎的話，寫了一張證書。那八郎還恐寫得不甚妥當，取了那證文，走至電燈下，細細讀了一遍。楓子告了一聲辭，轉身走向樓下去了。

評曰：人生至萬念俱灰時，便吐棄一切。我每聞人云：我心灰矣，我心灰矣，而細考其

行。寔。一。切。不。肯。吐。棄。者。我。故。曰。真。灰。心。亦。大。非。易。事。如。心。死。然。也。

又。曰。我。方。吐。棄。一。切。時。而。人。偏。斷。斷。與。我。計。較。此。天。下。最。不。堪。事。我。知。楓。子。受。八。郎。之。窘。苦。亦。無。異。於。綠。姬。爭。跳。舞。時。

(第十一) 輪船

楓子當時轉身走下樓時。八郎只顧看那證書。還沒知道。及至看完。回頭轉來。早已不見了楓子。八郎此時。滿心歡喜。正要找楓子來謝他。連忙走至楓子房中。見楓子。早不在房內。忙又趕下樓來。趕至門口。見此時天已大明。楓子正在大門口。將要走出去。八郎連忙叫道。楓子。你現在就要去了嗎。我還沒有謝你。楓子聽八郎這樣說。只顧走。僅點了點頭。也不回答。八郎也跟着楓子出來。又看了一看楓子的衣服。問道。你就穿了這跳舞的衣服去的嗎。你不再換了衣服去嗎。原來楓子這跳舞衣。上有十數粒世界希有的金剛石扣子。在上被他叔父八郎一眼看見。故又來勸他。望他脫了下來。還抵得數萬的家產。那楓子原係無心。只因自跳會舞回來。心痛已極。自謂天下事。無論如何都可舍得。便也想不到去換衣服。解去那金剛石了。見叔父這樣問。依舊點

點頭只顧走去。八郎見說不動楓子，送出門，也便回去了。楓子獨自一人，走至埠頭，恰巧這時正有一隻商輪，將要開往東方去。楓子看了船名，便往公司中去買票。到了買票處，向身上一摸，纔知道昨夜從跳舞會回來，那裏帶得錢在，倒是順手觸着一箇金錶。楓子忙將那表取了出來，問那售票的人道：「這金表可值多少？能買至那一個埠頭。」售票人見這樣問，看了他的樣子，甚是奇異，又不便詳細查究，只得替他算了一算說道：「這錶以現銀計算，可以買到香港，還餘洋廿餘元。」楓子道：「那麼，替我寫票到香港罷了。」售票人見楓子這樣的不倫不類，無頭無緒，心中想道：「可是這女子瘋了的嗎？」因即替他寫了票，付還了二十餘元。楓子一并收了，走上船，檢定房間，到不得一刻，那船早也出了埠頭，向那東南駛去，非止一日，也會在路上泊過幾次。埠頭不料那日正開到了印度洋的正中，石泉白爾島附近，觸了礁，全船沉沒，可憐一船搭客，盡葬魚腹，竟沒一個救起。當時楓子生死如何，暫且不表。且說亞丁埠的交際場裏，自從楓子出門以後，雖然起初也曾有人打聽，也曾有人到過楓子家去問過，只因隔了幾日，究竟是別人家的事，且又都知道楓子心裏只知有石公子一人，好歹不容易睬，也就忘了那秋

山八郎更是個無用黑心的人。自從楓子一去，便拿楓子的家產，一一整頓起來。該省的省。該收的收。楓子所用的人，大半去了。白衣兒早也立腳不住走了。終日終夜，只聽得他算盤聲響。餘暇的時候，也裝着紳士的樣兒，慢慢地插入交際場來了。也沒暇再去問那楓子的事。後來聽說有箇從亞丁埠開往東方的輪船，在印度洋中失事。算了算日子，正是楓子出門的那日，便忙往公司中一問，看那客名簿上，果有楓子的名字在上。看他買的票，又是往香港去的。算來必已死在洋內，並沒一點悲傷，倒反安了心。從此楓子的家產，真正成了自己的了。回家後索性將楓子的證書也都藏了起來。只說楓子出門，在印度洋中淹死了。他的家產，自應自己接受的了。從此享用過日。

評曰：寫貪利小人之心，如是如是。非譯者刻薄人也。骨肉之間，落井下石，以自求利者，甚多矣。何況利其利之出於自然者乎。

又曰：最可憐者楓子。既遇彼無情之公子，復遇此無情之叔父。四面楚歌，無一人愛我者。雖然正爲無一人愛，所以能成吐棄一切之心。就日後復仇之願，是故愛者苦之門，而不愛者樂之道也。

(第十三) 石公子

紅樓邸之綠姬自聞公子去了亞丁埠後，又聞楓子死在印度洋中，十分稱心如願，如去了眼中之釘，手中之刺，一般從此再沒有能對敵自己的人，更覺逞心適意，守着這石公子。原來這公子本非真愛綠姬，不過一時迷着綠姬的豪華，殷勤趨奉，遂入了綠姬的彀中，更非真恨楓子，也不過一時流戀着綠姬，以爲楓子是最親切的人，即使冷淡了些，也能見諒。責人者嚴，責己者寬，後來見楓子也是淡淡的，反疑楓子或者生了別樣的心，并且旁邊還有綠姬日夜譖毀，由是冷益加冷，淡益加淡。雖然如此，當着綠姬不在面前的時候，也常想着楓子。那夜跳舞會回時，見馬車騫了禍，楓子的馬車翻了，忙從車窗探身出來，連聲罵那車夫，教他停車，卻被綠姬一把拖住，說這有什麼要緊，你還是這樣的。你方纔在小花園裏說的什麼了。石公子當時雖也和他爭執，只因馬車是他的，馬車馬夫是他的，馬夫命令他又不依，要聳身下來，又被綠姬拖住，爭了一會，那路又走的遠了，只得依舊坐下，到了家內，命人去探聽，說楓子並沒受大傷，也就罷了。到了明日，聽說楓子早就出門去了，心中深自懊悔，要想設法表明自己。

的心。既不知楓子出門去了那裏。又被綠姬終日纏住。偶一不慎。被綠姬知道了。倒失了兩箇人的歡心。因此便一日兩兩日三蹉跎過去。也有時差人往秋山家打聽。有的時去埠頭上輪船公司中訪問。不過得了的平常消息。探聽不出甚麼來。心中還道。那楓子不過一時受了辱氣。不過出了門去閒散閒散過了幾時。終是要回來的。及聞楓子坐的船在印度洋中失了事。楓子死了。想起楓子平時待著自己的恩愛。沒曾一分得報。反爲著自己枉送了性命。自然有一番悲傷。背地裏沒人的時候。也會對著印度洋那方洒過幾次熱淚。綠姬有時來看。只推身上不好。也不和他玩笑。並且有時也會悄悄地一人走到白雲塔上看。那三月十一日的記念。不料早已被人削去。就知道必是楓子怨恨自己所致。不覺更自悲傷。只好望着空中祝楓子有靈。原諒自己。心跡而已。綠姬看石公子這樣傷心。也明知道爲著楓子的事。趁此更放出十分溫存的手段。成日成夜不離石公子的左右來勸石公子。總說道。人已死了。你想他也沒用了。可是你自己的身子要緊。石公子雖不理他。他總是趕著石公子解勸。看官。你們想想。世界上那有勸不轉的男子的心。何況石公子原是醉心綠姬的人。綠姬又會解勸。又

會奉承。到不了三天五日。那石公子想念楓子的心。早又漸漸的淡了。正是

說甚傷心語。只餘死者悲。

楓子以前的事。亞丁埠內早已沒有一個再道及的了。

評曰。以爲最親切的人。冷淡了不妨。這是講情者欺人之談。蓋情也者。出於人之本性。苟對最親切人。雖欲過爲冷淡。而不得。而況真至冷淡哉。故一至冷淡。而最親切人。早已不親切矣。其情早已不純潔矣。而欲最親切之人。以之相諒。彼最親切之人。而非真最親切也。則已耳。苟真親切也。誰肯以親切易冷淡哉。

(第十四) 山路

且說亞丁埠之北方。有一山麓。中有古寺。寺中非僧。非道。爲女尼所居。女尼中主持者。爲一老尼。又有少尼。數人大半。皆因出身入世。爲戀魔所窘。窮無所歸。托跡於此。那山麓。俗名叫做麥那。離市甚遠。原屬人跡罕到之處。那古寺。又無大名。十分荒落。往遊之人不多。因是知者亦鮮。那寺中。主持的老尼。如何來歷。如何生活。居此寺中。已有多久。外人更沒知道了。有遊過的。說那古寺雖廢。寺的四旁。風景頗好。如當春和日暖。天

氣。只。聞。幾。聲。鳥。語。一。片。花。香。從。沒。見。半。個。人。影。好。一。個。幽。閒。所。在。只。因。入。山。的。路。甚。是。崎。嶇。自。亞。丁。市。到。麥。那。驛。舍。還。可。乘。車。再。自。麥。那。驛。到。古。寺。其。間。十。餘。里。都。是。山。徑。不。但。不。能。乘。車。且。也。不。能。騎。馬。只。容。得。一。人。兩。足。攀。懸。而。行。而。且。那。山。路。上。山。賊。甚。多。無。論。白。晝。黑。夜。不。撞。着。他。便。罷。撞。着。他。時。財。產。性。命。那。一。件。可。保。得。的。因。此。那。寺。旁。雖。有。絕。好。風。景。人。都。不。敢。進。去。了。獨。不。解。那。古。寺。裏。的。老。少。尼。姑。在。內。却。如。何。過。活。閒。話。慢。表。且。說。印。度。洋。中。楓。子。坐。船。失。事。的。那。日。麥。那。驛。邊。忽。然。有。箇。絕。色。女。子。坐。了。一。輛。街。車。從。亞。丁。埠。那。方。飛。馳。而。來。麥。那。驛。邊。幾。家。客。店。的。小。二。見。有。客。人。來。急。忙。走。出。店。來。趕。着。車。叫。道。客。人。客。人。我。們。這。裏。有。好。住。處。去。我。們。這。裏。住。罷。這。個。是。這。樣。叫。那。箇。也。是。這。樣。叫。趕。了。一。陣。那。車。也。早。已。到。了。山。路。口。了。客。店。的。小。二。便。都。拿。了。各。自。店。裏。的。接。客。票。向。着。女。子。的。前。後。左。右。亂。塞。口。裏。又。是。只。顧。客。人。客。人。的。亂。嚷。那。女。子。只。是。搖。着。頭。不。理。他。們。下。了。車。將。車。錢。付。訖。便。一。個。人。牽。着。了。長。裙。獨。自。向。那。去。古。寺。的。山。路。去。了。那。接。客。的。小。二。見。招。不。着。客。人。便。口。中。咕。嚕。道。我。看。那。女。子。不。是。個。好。東。西。什。麼。這。樣。近。黑。的。時。候。還。向。那。條。路。去。那。條。路。除。了。前。往。尼。寺。還。往。那。處。兄。弟。那。尼。寺。裏。的。古。

事我們還不知道嗎。又一個道，阿哥，你看那女子穿的衣服，也不是正路。那是人家跳舞時穿的那裏，是出門穿的。我看他從那裏約了人逃出來的嗎？想來後面還有男人。裏我們守着，他罷。又一人道，橫豎男人也是要往那裏去的。守他做甚？他又不肯在我們店裏宿說罷。大家回到自己店裏去了。內中只有一個，見當時那女子下了車，走上山路，他也便跟在後頭。一路還是只顧叫，客人天色不早了。不如我店裏歇歇罷。我們店裏有好房子，隨你客人揀，又是便宜，喫的東西又好，又乾淨，客人去了罷。那女子仍舊搖頭只顧走。店小二也仍舊不舍，跟着他還說道，小姐不是到那尼寺裏去的嗎？尼寺離這裏還有十幾里路呢。都是山路，又不好走。像小姐這樣走，今晚那裏走得呢。不如到小店裏去歇了一夜罷。那女子只是不理。店小二便嚇他道，客人，你不要想，這條路是好走的那山上的強道，狠多呢。青天白日，強壯男子，一兩個人還近他不得。像你這樣孤零零的一箇女子，如何好去我勸你，不如在我店裏宿了一夜罷。你要去，明日差人送你前去。那女子仍不理他。店小二便也發了恨，立住了腳不跟了。口中也咕嚕道，不聽好人言，你自己去吃苦罷。說着，也轉身下山去了。那女子依舊上山。

評曰：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客店的小二，自有客店裡小二的心事。楓子自有楓子的心事。心事不同而相欲勸，無怪楓子之充耳不聞。也是故勸人者必先探明其人的心事爲何方。可啟口。

(第十五) 山路二

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就是亞丁埠的人。算他在印度洋中死的那個楓子爲何。楓子既在印度洋中死了，又在這裏呢。這却有個緣故。楓子當時買了船票後，走上船，檢定了房間，看看船還未開，坐在房內，不知因何只是煩悶，便走上夾板，觸眼都是自己的家鄉，自念我這一去，不知幾時幾日，還能到這裏來，看了一回，不覺流連不止，便慢慢地下了夾板，走上岸來，立在埠頭上，又見往來的人甚多，心中只想人靜的地方走去。因便沿着岸向北走來，愈走愈遠，心中自不覺得，忽然耳中聽得遠遠布的一聲，楓子急忙回頭看時，只見隱隱那隻船早已動了，要趕回時，又來不及。此時楓子倒反着，楓子忙要到紅樓邸去，石公子家去，自然是萬無此理。要回家去，家也早已讓給叔父了。要出門去，那船早已開了，再沒有別的錢來買票。正如俗語說的：喪家之狗，皇皇無之。楓

子想不到主意。便在岸旁公椅上坐下。定了一會神。又自己想道。我在這世界上。早已沒一點掛念了。那一處去不得。又曾聽見那麥那山麓。有個尼寺。雖不曾知他底細。想來必是個棄世人所居的去處。我現在既沒處去得。不如就往那古寺裏去了。罷橫覺。不過是消磨了這一世。想定了主意。便起身要走。覺着肚子飢餓。因想起。今天一早。沒有吃過東西。便走至前邊一箇客店裏。想吃了一頓飯。再去到了客店裏。吃了飯。覺着身子疲倦。因又想起。昨晚到今忙了一夜。沒有睡過。便又向那客店裏要了一個房間。舖了房。想息一息神。再去。此時。楓子心中已定了主見。倒覺神也安了。睡也睡得着了。一覺直睡到天將近黑。客店裏的人來叫他吃夜飯。纔醒了。吃了夜飯。楓子只得將就在那客店裏再住了一夜。到了明日。一早起來。算了房錢。吃了早飯。叫了一輛馬車。便往麥那驛去。麥那驛離亞丁。雖不甚遠。大約也有五十餘里。跑了一日。纔跑到麥那驛的山口。楓子平時。只聽得那尼寺就在麥那驛山口。到了麥那驛。就到了那尼寺了。因此過麥那驛時。雖有客店裏的小二。十分招留。他只是不信。心中反自暗笑道。你們不要看我。是個有錢的人。只顧這樣招攬我。我那輪船公司裏找出來的。二十餘元。昨日

吃了一頓飯。住了一夜。宿方纔給馬車錢。時早已騰個空囊了。你們就是接了我去。也有什麼好處。又聽那小二說山路還有十餘里。路中還有山賊。心中自然有些懼怕。一來囊中既無一錢。住了客店。明日如何發付。二來性命身體早已置諸度外。就有強盜來也。沒甚可搶之物。再不。至多不過拚着一死也。沒甚要緊。因此便立定了主意。一直走上山去。不再在麥那驛過宿。此是前話。不必再表。

評曰：人當灰心時。固一物不要。一事不怕。一無機心。可用。楓子以後之一舉一動。無不本之於此。不然。楓子特呆女子耳。何足貴哉。

(第十六) 山賊一

且說楓子不聽客店裏小二的話。一人只顧上山。走不多時。那山路漸漸的狹了。脚步下漸漸的難走起來了。七高八低。都是亂石。石上又沒人常走。都生了青苔。又是滑。又是不平。看看天又黑了。再走了一回。過了一個灣。那路更形險惡。左右兩邊都靠着峭壁。左邊是山峰。右邊是山谷。既沒處生脚。又沒處援手。偶一不慎。便要滾下山去。楓子又戰戰兢兢的走了一回。那時正當十三四日。天色暗了。便有月亮出來。楓子便又趁

着月光向前走去。又走了一刻。見半天明月一輪如洗。正在九十點鐘的時候。照着岩角。覺得格外淒涼。又因前無行人。後無來者。目中惟看着自己的影子。耳中惟聽着自己的步聲。楓子雖然胆壯。到了這時。不覺也有些寒心了。脚下依舊向前走去。兩隻眼卻不住的向着四邊觀看。佛家云。心能造境。正疑惑間。果然前面隱隱看見了一箇黑影。漸走漸近。那黑影也漸大。又走了一程。那黑影竟然動了。好像對着自己。那裏走來。心中亂跳不已。放着胆。只顧走去。到了跟前。原來卻是一株矮楊樹。正在臨風招展。楓子看明白了。方纔放了心。正欲舉步再向前去。忽然又見一箇黑影。一閃投入路旁。沒了。不覺又吃了一驚。出了一身冷汗。隨後又聽得路旁短樹裏呀的一聲。纔知道是個老鴉。被甚麼東西撲飛了。定一定神。再把那魂魄收在身上。鼓着勇氣。再走走。不到兩步。突然路旁跳出一箇人來。披着頭髮。赤着兩腳。纏着破衣。腰中掛着一把大斧。攔住去路。喝道。你是誰。楓子一見那人。回身就走。那人隨後追來。大喝道。你往那裏去。楓子見逃不得。連忙回身轉來。問道。你要什麼。我身上並沒銀子。那人一聽楓子聲音。便往楓子上下一看。道。你是箇女子。狠好。楓子忙說道。壯漢。我身上並沒銀子。讓我去罷。那

人道、胡說、老爺、並不要你銀子。楓子道、我身沒上並好的東西、好的衣服、那人又喝道、胡說、老爺也並不要你東西、要你衣服。楓子道、壯漢、那麼要我甚麼、那人哈哈哈大笑、好箇標緻婦人、好箇標緻婦人、我要你……說著、便如老鷹撲鷄、一股撲了過來、說時遲、彼時快、楓子見勢頭不對、早又抽身望後逃了、那人那裏肯放、自然隨後追趕、看官、你想楓子這樣如花似玉的人、像這般崎嶇的山路、出世後不知走過幾次、如今要和生、長山上的山賊賭走、如何逃得他去、到了此時、大凡做小說的、自然要生出了一箇仙人、或者一個俠客、打死了那山賊、救起了那楓子、然後做的人、也有生發、看的人、也是喜歡、我卻不然、我想要說一事、須要說到盡頓極處、纔覺爽快、並且即使楓子當時不死、我們也受不得他甚麼好處、石頭記有言、死了乾淨、死了乾淨、不但我現在筆下、這樣寫、就是當時楓子心裏、也是這般想、他見那山賊從後追來、將近身後、便咬着牙兒、向左邊山下、聳身一躍、一落千丈、如轉木石、可憐！楓子竟爲節而死、爲情而死。評曰、石雖堅、不鑽、不知其堅也、劍雖利、不磨、不知其利也、人雖貞潔、不有險阻、艱難、以困之、不知其貞潔也、楓子之上山也、所謂石之鑽、劍之磨也、其行之貞、其心之潔、

其意。向之清白無少垢於此。可白於天下萬世矣。

(第十七) 山賊二

那山賊當時見楓子投下山去。便阿呀一聲。着了呆。看着谷底半晌。忽然自語道。老爺且去看看。就是死的也好。說後。便攀藤附葛。縋下山去。到了谷底。忙從身畔取出火種來。敲了火。揀了些枯枝亂葉。點着了。不到一回。那火登時大發起來。照得滿谷通紅。那山賊便從火光中。找尋楓子的屍首。找了一回。並沒看見。找到一株楓樹上。忽然看見有一頂帽子掛在那裏。那山賊奇怪道。什麼屍首沒有。倒有了一頂帽子。難道那女子變了這楓樹不成。又想到。老爺知道了。那帽子是跳下谷時。風吹去了的。帽子既在這裏。那屍首必然也離這裏不遠了。因趁着火。又找剛找了一二丈路。忽然聽得頭上落下一樣東西。剛一仰。恰巧撲的一聲。正打在臉上。那山賊大怒道。是個甚麼鳥東西。打得老爺好痛。忙恰起看時。原來是一隻女人穿的皮鞋。那山賊反又大喜道。好了。想來那女子。離這裏不遠了。既有了帽子。又有了鞋子。不在這裏。還在那裏。因又低着頭。灣着腰。四處搜尋。搜尋了一回。見總是搜不到。便又發恨道。那小女子。既然不肯。還和老

玩做甚。依舊一人提着斧。又跑往別處去了。不必細表。且說楓子自從山上聳下谷去。爲何那屍首却又不。在谷底。原來這荒山上。四邊最多是藤。楓子聳時。氣力又小。不能十分向外跳去。因此跳下後。到不得一兩丈外。早已被那藤枝掛住。一時悶了氣。不醒人事。歇了一二點鐘。纔被曉風漸漸吹醒了。回來覺得徧體寒麻。一時忘了自己身體。在那裏。張眼一看。嚇得幾乎又昏下過去。再想不起自己爲甚麼落在這個險的場所。因壯着胆。再往下看時。又見山谷下火光燭天。火光內隱隱照着披頭散髮的一箇山賊。纔想着方纔爲那山賊追趕。舍了命跳下來的。嚇得更沒了主意。因想那山賊這樣四處找尋。倘然被他找上山來。如何是好。不如快快的先走。因忍着酸痛。從藤枝上慢慢爬了起來。兩手亡命將那藤枝拖住。先穿出了兩脚。然後一步步牽著藤根。踏著石齒。緣壁而上。看官。你想這件事。自然比上天更難。不知楓子當時費去了幾多辛苦。纔依舊到了半山的路上。到了路上。早也力疲筋盡。到十分地位了。見了路旁一塊小石。忙倒身坐下。模了一模頭上。那帽子早已飛去。頭髮也披了一頭。看了一看脚上。那兩只皮鞋。一隻早在爬上山來的時候。被那藤樹纏住落去了。只賸得一隻。手上脚上都

被樹枝石尖碰破了。好些正在出血。楓子看了一眼。也都不去管他。坐在石上。息了一息氣力。又勉強立了起來。扶著石壁。跳著一足。再向尼寺那裏走去。此時曉星漸散。紅日早昇。樹角裏隱隱看見一座黃色泥牆。在那山凹深處。想來是那尼寺。

評曰、人所難能者。不在一時之暴發。而在事過後之堅忍。楓子之投山自盡也。所謂一時之義也。血氣強成者。尙能爲之。及既墮崖而蘇。身體之精神力量。早已疲極。而猶能奮發上山。非有百折不回之志氣者。決不能爲此。現在中國人最少者。即此種性質。

(第十八) 老尼

楓子依着山路。轉過山凹。將近黃色門牆。見從門牆裏。走出兩個浮蕩少年。睡眼朦朧的對着楓子看了幾眼。楓子心中不耐煩道。尼寺裏那裏容得這等樣人。出進好生奇怪。便忙低着頭。走入尼寺裏來。進了牆門。楓子料想那尼寺裏。自然是個幽閑清淨。無絲毫俗塵的去處。那料進了門牆。觸目就看見幾件紅色的鮮明衣服。晒在窗口。那尼寺。原是一座三開間的二層樓房屋。正中那間是個禮堂。左邊是會客所。右邊是起居

室。楓子進來。見三間都開着。並無一人在內。禮堂內都是塵埃。中間堆着些零碎破物。客座裏也甚齷齪。擺着二三把壞椅。一方破桌。那起居室。倒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室中並沒甚麼經甚麼懺。出家人修道的東西。卻在壁上掛着三四張胡琴五六種樂器。楓子見了。心裏更討厭道。出家人那裏要用這些東西。來立了一回。心中着寔不願意留。在這裏。又想不在這裏。再有那裏好去。況且他們雖然未必清淨。究竟清者是清。濁者是濁。我在這裏。譬如借寓罷了。我不去沾染他們。他們也不好來纏我。想定了主意。便叫道。這裏有人沒有。師父們往那裏去了。叫了兩聲。並沒回答。只得慢慢地走往客座裏來。想在那裏等候。將走近窗下。忽聽樓窗一聲響。開了。探出一個頭來。楓子仰面看時。又嚇了一跳。看官。原來西洋的尼姑。並沒截去頭髮。雖然出了家。那些裝束。也和平常人一樣。楓子一見樓窗裏那人。頂門頭髮早已禿了。滿面浮腫。卻又塗抹着一臉粉。眼圈四圍都是黑色。那鼻子早已平踏踏的凹了下去。見楓子問。又哼哼的帶着鼻子的聲音。問楓子道。你是誰。到這裏來做甚。這樣清早白日。就要向人家討錢來了。說時。開了嘴。只見那嘴唇又是缺了一塊。缺口內露出蠟黃的牙齒。十分怕人。楓子看了這般。

形狀。聽着這種說話。喉間不覺一陣作惡。幾乎欲嘔。急忙出一方手帕來掩住了嘴。心中想道。什麼這樣的地方。竟弄出這麼一個怪東西來。他又什麼說道。我是要錢來的。難道還有人到這裏來要錢的麼。因便仰頭對道。我是來這裏。找主持的老師太。並不是來要錢的。請問老師太可在。不在。那窗口的人。又露着齒。哼着聲答道。我就是這寺主持的老師太。你來尋我做甚麼。楓子還沒回答。那老尼早從樓窗裏探了進去。只聽樓梯上脚步聲。一陣響。早從那起居室背後一轉了出來了。楓子連忙上前去迎。近不到十步。只覺那老尼身上一陣穢氣直衝楓子。嚇得來不及倒退了幾步。立在一旁看時。見那可怖情形。比在樓上時更加數倍。背駝腰曲。又肥又醜。年紀將近四十歲。一見楓子。上前來迎。便將楓子上下一看。先又哼哼的笑道。好一個小妮子。你來這裏做甚。我看你情形。是約了人到我這裏密會。不是楓子一聽這話。說不出的心中憤怒。想道。我要清淨。所以纔跑到這裏來。不料又是這樣的。可知世界上竟沒一處乾淨土呢。瞪着眼。氣的半晌說不出話。

評曰。我聞昔人有寓言求仙者。仙初化蛇狼鬼魅。以身試之。求仙者不動。則化美女。

妖姬以誘惑之求仙者如仍不動則其道幾矣。苟或一動則前功盡棄矣。若楓子之上山其遇山賊也是蛇狼鬼魅之試也。其入尼寺也是美女妖姬之試也。或曰今日有志之士之至上海亦屬美女妖姬之試。然而每至不能不惑則其去楓子也遠矣。

(第十九) 戒指

那老尼見楓子不說話。便又問道。你來尋我做甚。楓子纔說道。我是來出家的。那老尼道。阿呀。像你這樣好好的。爲什麼要出家。楓子低了頭。又不好說。不是不好說。怕他說話時也不懂。老尼見楓子又不說了。又問道。你爲什麼要出家。楓子道。我因厭這塵世。出了家求箇清淨。老尼道。胡說。像你這樣正在妙年的人。又不是沒飯喫的。難道真是這樣。楓子道。什麼不真。我不真。那裏肯到這裏來。那老尼便十分歡喜。上前來拍拍楓子的肩笑道。好箇小妮子。你既願來了。帶得多少贄見。楓子聽了不懂道。甚麼贄見。老尼道。就是入寺的錢。楓子更不懂道。入寺也要錢的嗎。老尼笑道。你這小妮子。好生糊塗。世界上那一處不要錢。寺裏不要錢。難道教我們做尼姑的吃糞土不成。小妮子。你真。

箇帶多少來。楓子一聽老尼這樣說，又逢着一難，心中想道：依這樣說，我尼姑又做不成的了。因便紅着臉，央告道：老師太請原諒我。我這來不知道這箇規矩，却不曾帶得。老尼道：胡說，像你這般裝束的人，難道一箇錢都不曾帶多少？總有些楓子道：實因倉猝來此，竟一箇錢都不曾帶得。老尼登時變了色，罵道：那麼你不要在這裏快出去罷。這裏容不得沒錢的人。楓子見老尼不肯收留，便想轉身告辭。那老尼忽又將楓子周身上下一看，問道：你雖然沒帶錢，帶了什麼值錢的東西也還可以相抵。楓子不知老尼的意思，答道：我也並沒帶甚麼值錢的東西在身上。老尼道：那我不信了。又指着楓子手指上帶的一箇金剛鑽石戒指，笑道：這不是一箇值錢的東西嗎？你拿這箇來當了贖見也還可得。楓子一聽要他那戒指，如刺入他心裏一般。原來這鑽石戒指是當時石公子送他的。石公子在楓子那裏的記念，只此一點了。楓子如何肯舍，便又紅了臉說道：不是我不肯，別的都可得，只有這戒指我是不能送人的。老尼道：這戒指爲什麼不能送人？那一個情人送你的，你既然舍不得戒指，還出甚麼家。楓子一想這話倒也不差，便發了一個狠道：不如我索性和他情斷義絕了罷。要這箇東西也是無用。

咬着牙，忙從指上將戒指脫了下來，授於老尼道：「那麼我就拿這箇作了贖見罷。」那老尼一看，十分歡喜，把在掌上觀看一回，又來牽着楓子手道：「你跟我來，到你房裏去。」那楓子見老尼過來，忙又倒退了幾步，說道：「老師太，讓我自己走罷。」老尼低頭一看，見楓子一隻腳沒穿着鞋，便失聲道：「阿呀，你爲什麼跳着腳在這裏，你的鞋到那裏去了？」楓子道：「我的鞋來的時候，被一個山賊追來，我逃失了的。」老尼道：「甚麼山賊？」楓子便將當時看見的那山賊形狀說了一遍。老尼失驚道：「你來時遇了那小猴子的嗎？」好險好險。評曰：楓子欲吐棄萬事而入尼寺，豈知一入尼寺而反不能吐棄萬事，欲其情之潔也。而乃值淫尼欲其行之潔，而又值貪尼世界擾擾無一片乾淨土。此入世者，所以有出世之想也。而豈知出世之後，其擾擾也亦不減於入世，而且過之。然則，人者，誠所謂惡性之畜類歟。

(第二十) 破鞋

楓子聽那老尼說山賊就是小猴子，忙問道：「那山賊老師太也知道的嗎？」老尼道：「有甚麼不知道，他是這裏有名的山賊，就住在這旁邊一箇山洞裏。」楓子聽了，心中好生不

安。那老尼又自言自語道，那小猴子眼倒尖的，什麼又到了他眼裏了。我倒要好好的防備着纔好。楓子聽了，也不解所以，跟着老尼去，轉過了那起居室，走上樓，到了中間那一間房裏，楓子看時，見是一間破壞的房子，門也斜了，窗也不見了，房中只有一隻木脚的牀架牀，上鋪着一副舊被絮，別的一無所有。老尼到了那房裏，便指與楓子道，就是這箇房，與你住了罷。楓子謝了一聲。老尼便轉身要走。楓子忙又紅着臉說道，老師太你有舊鞋也沒有，借一雙我穿。老尼忙又對楓子的脚看了一看道，阿呀，你還跣着脚的，我倒忘了。若是舊鞋，我倒有一雙在這裏。楓子道，老師太既有，可否借我一穿。那老尼又笑道，借你穿固是可得，只是世界上沒有沒價值的東西，你穿了可有甚麼東西償我。楓子又紅了臉說道，老師太，你是知道的，現在我有什麼東西在身上呢。那老尼向鞋子身上一指道，你這幾箇金剛石的扭扣，不是東西嗎。你隨便取一箇來給我。我便借鞋子與你穿。楓子向自己身上看一看說道，取了下來，沒有扣子。那衣服散了什麼好。那老尼道，那倒不怕，我便取一箇來替你換。說着，便從自己胸前那件破衣上，咬了一箇黑骨扣子下來，授於楓子道，你取那扣子下來換罷。楓子沒法，果然取下

一個授於老尼。老尼又是歡喜非常。收入袋裏。急忙走到自己房裏去取舊鞋子去了。不一時取了鞋子來。楓子一看。那鞋子雖還賸一點。鞋子的形式早已破得七穿八洞。不成樣子。在亞丁埠時就是乞丐也不願穿的。楓子拿來套在脚上。又大又硬。又覺觸的脚生痛。楓子沒法。只得將那鞋上的帶縛好了。立了起來。走了幾步。覺得甚適意。老尼送了鞋來。見楓子穿時。早已回身去了。楓子一人便在房內。先去牀上。看了一眼。見甚是齷齪。想晚間如何好睡。既然到了此時。也就無法了。受了一夜的辛苦。覺得疲倦已極。便倒身歪在牀上。方朦朧間。忽然聽得隔房裏隱隱有男女嬉笑聲音。忙驚醒轉來。細細一聽。果然是一男一女在那裏調笑。楓子不聽還可。一聽了。覺得毛骨悚然。睡也睡不着了。疲倦也忘了。忙坐了起來。又聽了一回。聽的真切。正在隔壁靠邊那間房內。楓子忙又走近那板壁。在那板壁縫裏一看。連忙回頭不迭。原來一箇少年尼姑。撫着一箇男人。正在那裏並坐飲酒。口中又說又笑。楓子一睹此情。羞不可耐。忙又走回來。坐在牀上。一心只想此處不是久居之地。我好好一箇清白的閨女。如何好和這般淫尼同居。想到這裏。竟是立即要走。一刻也不能住了。既而又聽得隔壁胡琴聲響。又

有女人唱的聲音。楓子摸摸自己的頭。想道：我難道是夢。如何竟到了娼院裏來了。胸中好生悲切。

評曰：昔人有言：苦我身。尚可耐。苦我心。不可耐。楓子之在尼寺。其真所謂精神上牢獄歟。其苦也。可知。

(第二十一) 金鋼石扣子

卻說楓子自從那日起。閉着眼。塞着耳。只做不聞不見。住在寺裏。每日除起臥外。只有一餐。餐時老尼來叫。到那起居室內。另有五個少尼同食。那少尼多是塗脂抹粉。如妖如魅。食物只有黑麪包一個。白鹽少許。同食少尼。每因食物過少。私自偷食。老尼因此更十分謹慎。從嚴監督。那日楓子又適食時。吃了兩口那黑麪包。十分堅硬。實實不能下咽。只得取了一杯水。泡了一泡。吃將下去。不到一刻。腹中便覺大痛。忙在房中牀上睡下。痛了一回。萬分難忍。口中不住的呻吟。老尼聽了楓子呻吟聲音。便走入房裏來看。見楓子睡在牀上。便笑嘻嘻的說道：我教你不要多吃。吃多了自然要腹痛了。現在你什麼樣。可要吃藥。楓子正痛得苦楚。便點了點頭。那老尼便又笑道：你要吃藥。你可

有藥錢。這藥也不是沒價值的東西。楓子還沒對答。那老尼早又說道：你不如再取了一個金鋼石的扣子與我。我便給你藥吃。楓子沒法。只得又點了點頭。那老尼便上前。將楓子胸口第二箇扣子摘下。數一數還賸三個。便又歡歡喜喜的去取了一箇丸藥回來。授於楓子吃了。到了明日。楓子見已幾時不會洗澡。身上十分不適。因向老尼求一洗澡處。老尼道：洗澡處倒有。只是這也須有箇償還纔好。你再取一箇扣子與我當了浴錢罷。楓子取了一個與他。遂又得洗了一箇浴。看官你想楓子身上金剛石扣子雖多。要這樣拿一箇扣子去換。要那樣拿扣子去換。扣子完了。自然要拿衣服。外衣完了。自然要拿裏衣。再不到幾時。不是便要赤身裸體。餓死在這尼寺裏嗎。赤身裸體。餓死在尼寺裏。倒也還在其次。更有那些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情形。日夜相纏。弄得比餓死都苦。那日又從吃飯後回來。幾箇少尼。又來楓子跟前。一箇搭著楓子的肩。一個牽着楓子的手。說道：秋石姐。你什麼生得這樣好。你今年幾歲了。你有甚麼心愛的人。楓子聽了十分討厭。忙奪了手。跑到自己的房裏。兩個少尼便也珊珊的走入房來。七長八短的只顧亂說。楓子聽的不耐煩。倒在牀上。不理他們。纏了一刻。只聽得那老尼叫

道。客人來了，你們快下來罷。兩個少尼一聽這話，便都趕下去了。等了一回，只聽得樓下笑聲歌聲又起。楓子又坐了起來，心中十分氣悶，便走至樓窗邊，順手推開了窗，看那山野佳景，正看得神清氣爽的時候，忽然身子一怔，急探進窗口，關了窗口，中說道：好險，好險，那個小猴子什麼就在這裏。原來楓子看時，只見寺前有個小山，山上有個小洞，小洞裏倒臥着一個人，披頭散髮，腰間掛着大斧，正是那夜在山上遇見的那個山賊。

評曰：天下有兩境最足苦人者，其一爲與不同心人談心，其二爲不合身分人同住。楓子於此時，寔兼二者而有之。

(第二十二) 小猴子

楓子在尼寺裏一連住了五日，到第六日飯後，楓子走到房中，覺得寔在氣悶不過，想出了寺門去游散遊散，便一人走下樓來，出了寺門，向四邊一望，正好個春景，桃紅初退，柳綠正濃，風香習習，草影漣漣，不覺一步步走了出去，走過寺後，又轉出山凹，可巧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遇頭。剛剛那日小猴子正在山洞裏纔睡了起來，見楓子在山

前走過不覺吃了一嚇。心中歡喜道：那小妮子原來還沒有死倒住在這寺裏。忙隱在樹影後觀看。只見楓子在山前走了一回。又走過山後。走進那寺裏去了。小猴子便在那裏拍手稱快道：好了。好了。看今夜那小妮子還逃得過老爺手裏。因依舊走進那山洞。去拿一些食物吃了。自言自語的道：現在老爺且去看看那老婆去。便又提着大斧。逕往尼寺裏來。到了門首。便大呼道：老婆。老婆。叫了兩聲。那老尼便走了出來。一見便道：原來是小猴子在這裏叫我。我道是誰。你來這裏做甚。小猴子道：我來這裏玩耍。近來老爺山賊的買賣不好。倒有好幾日沒來了。你的買賣什麼。老婆道：有什麼。我卻總是如此。你現耍玩。可帶得錢來。小猴子道：老婆。你好糊塗。老爺這幾日買賣不好。那有錢帶來。老尼道：你沒有錢。你可拿這大斧留下。這裏不是娼家。從不接沒錢的客。那小猴子道：老婆。你休胡說。這斧頭是老爺吃飯的東西。你拿了去。不是教老爺斷了命罷。老尼道：那麼你快出去。莫在這裏玩。小猴子冷笑道：老婆。你說什麼話。還和老爺客氣。老爺卻不和你客氣。你不許我來。這裏玩。我便拿斧砍死你。老尼還想和他爭執。那幾個少尼便上來請道：小猴子來裏邊坐罷。老婆是和你說說玩的。你忙甚麼。你是我

們這裏熟的人。還說甚有錢沒錢。小猴子也就不說了。跟了他們進來。到了起居室內。那些少尼便忙取了酒來。讓他飲酒。取了胡琴來。唱給他聽。那老尼也來招呼。和他玩笑。小猴子又先開口說道。老婆。我這來不爲別事。我前晚下山時。看見了一個好妮子。生得正好。我要搶他時。被他跳下山去。我將謂他已死了。找他屍首不到。今日纔知道。卻住在你寺裏。你卻好藏着這樣好的人。不來告愬我。老尼一聽他這句話。吃了一驚。心中想道。什麼又被他看見了。這卻什麼好。便笑道。你怕看錯了我這裏。那裏有好妮子來。小猴子怒道。你還來哄老爺。老爺方纔親眼見他進這寺來的。你不依老爺時。請吃老爺這一斧。說罷。取了斧。便要動手。那些少尼忙又向前勸住。老尼也嚇了忙。說道。有的忙都送上酒來。請他飲酒。那老尼的意思。想要灌醉了他。然後將他治死。便向少尼丟了眼色。那少尼便一杯一杯的只顧灌。那料那小猴子飲的愈醉了。噪的愈甚。一聲聲。只要叫那好妮子出來。那老尼沒法。只得走上樓來。叫楓子下去。此時天色近黑。上了樓。見楓子房中空洞洞的。沒有一人。那楓子早已不知到了那裏去了。心中不覺一跳。便忙到隔壁房裏。取了火來。一看。仍舊不見。

評曰：天下事往往不願相遇者，偏偏相遇；願相遇者，偏偏不相遇。楓子於綠姬，然也。楓子之於小猴子，亦然也。

(第二十二) 火

且說楓子如何不在這房裏。原來楓子出門游散，回來時到了寺門首，要想進去。後來又想天氣這樣好，時候還早，不如再到那一邊去看看。隨後沿着寺，又走過那邊去了。楓子去時，小猴子恰好走進洞去取食物，不曾看見得，所以還認着他。已經走入寺裏去了。當時楓子又轉過了寺，一路游玩前去，到了一個小小溪邊，見一溪清水，可愛。溪旁都是野草，還有幾箇蝴蝶，正在溪邊草上上下下翻飛。楓子看着這樣畫圖般的景致，天氣又正和暖，想着這幾日來，在寺中洗澡，又是污穢，又要每次一個扣子作償，洗了幾次，那扣子已經沒有了，不如就在這溪內洗了箇浴罷。想罷，便向四面看了一看，不見有人，急忙解了鞋襪，脫了外衣，走入溪內，洗了一回，洗好了，拭乾了身子，走上岸來，穿好了衣服，幸喜沒有甚麼人撞來。因穿了鞋襪，慢慢再走回寺去，身上好不清爽。及到了寺門，只聽寺裏人聲嘈雜，那裏邊的門關了。楓子早料又有甚麼客人來了，暫且

不進去。放輕了脚步。走至室外。只聽得有個醉人口聲。正在那裏噪。那好妮子。爲甚麼不來。那好妮子爲甚麼不來。旁邊有幾箇少尼勸道。他就來呢。你快飲了這杯罷。楓子忙走近窗邊。從窗縫裏。向內張時。卻一驚不小。原來那箇醉的人。就是那日遇見的山賊。那山賊一手執了杯。一手指着老尼罵道。你還不快去叫那好妮子出來。我等不得了。你。不。去。我。便。動。手。衆尼聽了。忙又上前勸住。都道。去叫了。去叫了。你快飲酒罷。楓子看了。見不是頭。連忙輕輕再走了出來。不敢再進寺去。要到那裏。又不知到那裏。去纔好。只得出了寺門。又走了半里多路。遠遠地在一個路旁樹林裏坐着。看那山賊幾時出來。或者等他出來了。再回寺去。坐了半時。天已近黑。忽見寺裏隱隱有黑煙外冒。楓子想道。什麼。難道寺裏失了火了。再看時。只見黑煙一陣濃似一陣了。再過了一回。黑煙中間。竟然火光起了。到不得一刻。早已轟轟烈烈。那箇寺早已變成火神廟了。楓子見果然那寺裏失火。知道救也無益。又不敢去救。又怕那山賊從火裏逃了出來。遇着了。更難逃走。不如現在先逃了罷。因忙起身向前日來的那條路上走去。暫且不表。且說那尼寺裏因如何失火。原來那小猴子因老尼上樓叫楓子不來。等了一回。酒落

胆大益發暴跳如雷。那些小尼沒法，只顧拿酒來灌他。那知越灌越不對。老尼沒法，只得從樓上下來。對他說：那小妮子已逃了，不在寺裏。那小猴子更怒道：胡說。老爺親眼看他進來的，什麼不在這裏？你藏了起來，倒來哄騙老爺。老爺又不曾醉說完了話，舉起那斧來，罵了一聲賊婆，我也不要你，叫了將斧砍去。登時老尼砍死在地上。旁邊小尼嚇昏了。剛要逃時，那裏逃得及？七歪八斜，一連砍了七八斧，將那小尼也都砍倒在地上。那小猴子正砍得興起，忽然桌上一箇火油燈，被衣角一帶潑翻了，倒在身上。潑得一身都是油，觸着了火。登時渾身火起，像那油浸老鼠一般，只顧往來亂跳，引着室內各物，那房屋也便着了起來了。從此一場大火，把那箇尼寺燒得乾乾淨淨。

評曰：楓子每以無故出險，不趁太平洋船一也。不遇小猴子於山寺二也。

又曰：惡人設計害人，必每自害。老尼欲害小猴子，而爲小猴子所害一也。小猴子欲害老尼，而又爲害老尼，而自害二也。

(第二十四) 出山

且說楓子怕山賊追來，忙從山上逃下，急急忙忙，依着舊路，跑了一二箇更次，纔跑到

麥那驛的山路口。幸喜那山賊不曾追來。出了山路。那驛邊的人家都已關了門睡了。只有一兩家客店的門還開着。楓子走過客店時。已十分疲軟。要想在那客店裏歇一歇脚。恰巧店小二出來關門。又被他看見了。忙上前叫道。客人夜深了。就在這裏歇歇罷。楓子便跟了他來。走入門去。那小二從燈光下一看。叫道。客人。你不是前幾日在這裏過。到那尼寺裏去的嗎。楓子見問。驀然想着前番來的時。因沒有錢。不敢在這裏歇。現在仍舊沒有錢。並且連那寶石的扣子都沒有了。在這裏歇了。明日如何是好。忙轉身就要走。那小二看見連忙上前一把拖住道。客人。你看這房子不好。樓上還有好的呢。請你上樓去看罷。那店小二一讓便到樓上。楓子此時再要走時。身上的氣力早已沒了。沒有錢的話。又不好出口。看了這間房。倒是上等的客房。便走近牀來。一歪身便倒在牀上。店小二上來問。客人可要用飯不用。楓子腹中已十分飢餓。只因沒有錢。只得搖搖頭說不要。那店小二也就下去了。楓子倒在牀上。身上雖然疲困。心中只想身上沒有錢。住了他這一夜。明日如何過去。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又想不出甚麼好法。來到了天明。連忙坐了起來。竟是一夜不曾睡得。鄉野之人。起身得早。不到一刻。那店

裏的人也。也就起來了。開了窗門。收拾了一切。便聞那店主人。叫那小二。去問客人。幾時去。要早飯也不要。楓子一聽這言。心內便突突的跳。看見小二打了一桶水。開了房門進來。楓子一見小二。便如老鼠見了貓兒一般。動都不敢動。小二問道。客人。就要早飯不要。楓子搖搖頭道。我不喫。小二道。客人。你昨夜不曾吃。現在又不吃早飯。不怕餓嗎。楓子仍舊搖搖頭。不說甚麼。小二道。那麼。請客人洗臉。楓子又搖搖頭道。我也不要洗臉。你拿了去罷。小二道。客人。毛刺刺的。早上不洗臉。如何使得。楓子沒法。只得說道。我就要去了。那小二忙走下樓去。對店主人說了。那店主人便開了帳來算。楓子見店主人來算帳。更急得沒處躲藏。仍舊紅了臉。說道。我身上沒帶得錢。店主聽得沒有錢。便變了色道。客人。你還不知道住客店的規矩嗎。什麼沒有錢。好這裏來住的呢。楓子被那店主人這樣一說。更羞得低了頭。拾不起來。店主人又道。你沒有錢。還不快出去。楓子謝了一聲。要想走時。被店主人又喝住道。你難道就這樣白白的去了不成。楓子連忙立住了脚。那店主人道。你快拿你這件外衣脫了下來。楓子羞答答的。還不會動手。那店主人便搶前來道。你不肯脫。我便替你脫。一手拖着楓子的外衣。只一扯。僅僅扣

着。一。個。扣。子。幾。乎。扯。將。下。來。楓。子。連。忙。搖。手。道。你。莫。動。手。我。自。脫。便。了。那。店。主。人。也。便。放。了。手。

評曰、富貴人家子弟、到了沒錢時、其受人揶揄、視爲人掠奪性命、又苦。

又曰、伺候人者、其眼光、直射人之錢囊、一旦知其錢囊已空、其心怨毒、視受人哄騙、更甚、此皆人情也。

(第二十五) 客店

那店主人扯開了楓子的外衣一看、見那裙頭上有一箇燦爛的東西、光輝奪目、忙放了手、搖手道、好了、好了、客人、你既帶了這樣好東西、在身上爲什麼不說呢、你快不要脫衣服了、楓子聽他一說、倒發了呆、一時摸不着頭腦、店主人上前來指着說道、你裙頭上有這樣大的金鋼石、你爲甚麼還說沒有錢呢、楓子向身上一看、果然還有一箇極大的金鋼石、在裙頭上、纔想起這金鋼石、是預備着當夜跳舞會時、和綠姬、決最後的勝負的、忙解了下來、那店主人取了一看、失驚道、那裏有這樣大的金鋼石、楓子道、我就給你去算了房錢罷、那店主人倒不敢接道、這樣值好幾千的東西、教我什麼找

得出楓子聽了倒好笑道。我又不是和你做買賣。你算了房飯錢後。再給我到亞丁市的路費。就是了。店主聽了纔歡喜非常。連忙跑下樓去。叫那老婆道。娘子。娘子。快取了錢來。那老婆不知爲着甚麼。也忙取了錢袋。跟上樓來。店主算與楓子聽道。這裏到亞丁市。一天的馬車。是二十元。途中住了一夜。吃了兩餐。再算他十元。一總三十元。穀了。忙從老婆手裏。接過那錢袋。取了十元的銀票三張。授於楓子道。這就是三十元。又忙回頭對那老婆道。娘子。你快去預備早飯。來給客人吃。那老婆便下去收拾早飯去了。店主人又叫小二再打水。請楓子洗臉。楓子因便洗了臉。吃了早飯。店主人又替他叫了馬車。再回亞丁市不題。先說這客店裏主人。等楓子走了去後。笑嘻嘻走到後邊廚房內。找到了老婆。對他說道。娘子。我好發了財也。那老婆咄了一口道。你什麼發了財。這樣大驚小怪的。我怕你不是發了財。倒是發了痴。店主人道。我什麼發了痴。你看這不是發財的東西。說罷。便將那金鋼石托了出來。老婆一見這樣金光燦爛的物。便嚷道。讓我看看。讓我看看。店主人便將金鋼石授了於他。那老婆接在手裏。又亂嚷道。好箇金鋼石。好箇金鋼石。店主人再要討時。那老婆便道。讓我綻在衣上做箇裝飾。

罷。店主人罵道：你配你這樣醜的老婆，倒要拿這寶貴的東西做裝飾哩！快拿來！老婆仍舊不肯。將那金鋼石索性一揣揣在懷裏了。店主人更怒罵道：你不拿鏡子來照照你自己的樣子，什麼像帶金鋼石的人？你還不曉得這金鋼石的價值哩！這又不是十元二十元的東西。我看你又窮又醜，老婆已經四五十歲的人了，帶在身上也不像快來還我。看官，天下的婦女最怕人說他是窮，是老是醜。那老婆見店主人執意不肯與他，又被他罵了一場，便生了氣，取出那金鋼石來，谷都着嘴說道：誰希罕你這箇我也不要了。便向旁邊一箇火爐內一擲。店主人連忙搶時，那金鋼石原係炭素質，一經着火，早成了煙。店主人雖搶，那裏得及看官。金鋼石那裏真箇見火成煙，倘然真見火成煙，那裏還值甚麼錢呢？客店裏的店主原是鄉下的人，見了他老婆，擲入爐內起了一陣灰，將謂真箇燒壞了，便拖住了老婆就打。那老婆便也亂跳亂噪，大鬧起來，害得鄰舍人家都來相看相勸，問起緣由，有知道的，把那金鋼石從爐內取了出來。這事纔了。不說客店裏夫婦噪鬧，且說楓子自出了客店，坐上馬車，一路疾驅而來，到了亞丁市，早又天黑，楓子不便坐車，至自家門前，到了市口，便將車止住，算了車錢，走下車來。一

步步向寶石街走去。此時睹景生情，好似重生再世，到了門前，門早關了。敲門進去，那些用人，都不是舊的了。一箇都不認識。倒問來找誰的。楓子聽了這話，也不好回答。只說你們領我去見這裏的主人就是了。衆人見是箇女子，便領了進去。走上樓，只見樓上的樣式，也都更改了。叔父八郎的房，早已閉着。房中燈光全無。想來沒有人居住。自己以前住的房內，卻電燈點得通亮。房中只聽得一片算盤聲響。楓子早知叔父在這房內，便走至房門前，敲了門進去。八郎一開門，彷彿是箇楓子，便嚇得倒退了幾步。楓子忙叫一聲叔父，要向前行禮。八郎忙將眼鏡推至額角上，揩了眼，再細細一看，道：唉！你果然是楓子。說了這句，渾身都嚇得發了抖了。楓子應道：正是姪女。八郎道：你在印度洋死了，什麼又到這裏來。你不要是鬼。楓子道：那裏是鬼，正是姪女。姪女也並未到印度洋去來。八郎見果然是箇活的楓子，早又變了怒色，說道：那麼，你又舍不得家產來，索家產來了。這箇可不能你去。時有寫的憑據，在這裏。楓子尙未答話。八郎忽又轉念道：你那裏是真的。楓子，楓子，早已明明白白死在印度洋裏了。你一定是冒充楓子來騙我家產的。你快出去。你不去，我要叫警察兵來了。楓子道：我正是楓子。我那裏

來冒充。八叔父，我也並不來要家產。你爲什麼這樣說我。八郎搖手道：你不要說。你不要說。你說你不要家產。我那裏能彀信你。你快些爲我出去。冒充也罷。不冒充也罷。只要你。不來這裏。我也就不管了。說罷，便推着楓子的背，送楓子出房。楓子見叔父這樣無情無義，便也歎了一口氣，只得走了出來，下了樓，還聽得那八郎在樓上頓腳罵傭人。爲什麼領那不認識的人上來。下次可要小心。再不許這樣。楓子聽了，越發生氣。自己想我生在世那一處，是立足地，因低着頭，一路出了門，朦朧模糊，又走向那白雲塔去了。

評曰：有落落大方之人，而無齷齪卑鄙之人，以觀之，則其大方不易見也。當吐棄一切，不少經意之時，而無斤斤較量之事，以觀之，則其吐棄一切之概，亦不易見也。觀於楓子待叔父與旅館主，而楓子之人品，益可敬慕。

(第二十六) 塔頂

楓子一路向白雲塔走來，心中萬分悲切。到了塔下，也想不到那晚從塔上下來時，有人在背後追趕的事了。推開了塔門，一心只顧想着自己的事，也不向旁邊看。一直到塔頂，放眼一看，舊境歷歷，那邊是恨的綠姬的紅樓，這邊是愛的石公子的住宅，見

了。兩處房屋。便想到石公子和綠姬兩人。現在不知恩愛到什麼樣了。又想到自己現在人也絕了。路也斷了。錢也沒有一個了。一狠心。自恨道。我還活在世上做什麼。便又回頭來。對着石公子的房屋那邊。告了一聲別道。石郎。我今日纔算得真的忘了你了。一手扶了欄干。便要聳身下去。忽然背後一個人上來一把拖住。叫道。可憐的楓子。我早知你有今日了。楓子急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就是那晚在紅樓邸。一全跳舞的風伯老人。那老人依舊穿着一身破衣。胸前掛着一個布袋。仙骨珊珊的立在楓子背後。楓子便道。你來拖我做甚。我是個和人沒相干的人。老人笑道。沒相干的。我偏相干你。放心。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來幫助你。你不要這樣短見。楓子原知老人是個任俠仗義的人。並且他的尋死。也不是和那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之輩。執意求死。只不顧看破了世情。又沒有路走。生也這樣死也這樣。所以纔生了這個心。現在見老人勸他。也就斷了這個念頭了。因對着老人強道。我不是短見。我不這樣。現在教我怎地。老人又冷笑道。你不要忙。有我在。不愁你不如了。你的心事。你跟我來。我替你報這個讎去。因便來讓楓子下塔。忽又獨自高笑道。善哉。善哉。戀是人生真敵。報仇寔世界正義。楓

子平時每聽人說風伯老人有一種魔力能說出別人心中說不出來的說話現在忽然遇見了他聽了他這幾句說話好像心中所有的鬱積一概被他抉了出來了神思登時覺着爽快了好些便也跟了老人下來老人回頭一看道楓子你什麼瘦了好些臉也氣得青黃了你這幾日來究竟住在那裏爲什麼人都說是你死了楓子便將自從那晚紅樓邸跳舞會後歸途如何受辱如何賭氣出門如何入山如何遇盜如何入寺如何歸來又如何回家如何再到這塔上一一訴說了一遍老人道你也真好算歷盡千辛萬苦了難怪你要走這條路只是你要知道戀之一字世界上比你辛苦百倍的還有楓子被他這樣幾句一話倒反覺得更心平氣和一點鬱氣全無隨了老人走下塔來楓子道現在教我到那裏去呢老人道你不要管跟我來便是了此時月色初明露花漸溼兩人便在月光中出了塔門走

評曰人窮則呼父母父母既沒而無可呼則唯有常念我一生中不能忘之事耳楓子至有家難奔有困難投之時而上白雲塔斯意也

楓子心中自此便生了恩愛復仇的念頭，也不問別的，只顧跟了風伯老人，出了塔門，一路向海岸旁邊走去。到了岸邊，只見灣內停泊着十幾箇來往商輪，檣燈點點，窗烟縷縷，風清月淨，萬籟無聲，好一幅清涼晚景。老人便立住了腳，指着其中一箇紅烟窗的商輪，說道：「楓子，你可記着那箇船，便是你明日去的輪船。」楓子問道：「我明日往那裏去？」老人笑道：「你不必問我，到了明日自知。」因又沿岸走了幾百步，早離了人市。楓子又問道：「現在我們往那裏去？」老人笑道：「你也不必問我，去後自知。」楓子沒法，只得再跟着老人，走了幾十步，便走下岸灘來。將近水際，老人便立住了腳，從那胸前掛的袋裏，取出一箇小小的石子，向水中一丟，不多時，只見水面上從旁轉出了一箇船來，十分小巧。船中僅容一兩人坐處，船尾上有一箇人划着，如輕燕御風，向着岸如飛而來。但見兩箇槳左右亂翻，不聞一點水響，須臾近岸，將船穩住。老人催楓子上了船，隨後便將船往外一送，自己復跳在船上。那駕船的便又翻動兩槳，駛向下流去了。一波如鏡，一月如珠，一舟如葉，真是水晶世界。三個人均默無一言。楓子看那駕船人時，只見渾身著着黑衣，頭上也套着一箇黑包，連臉都包住了。只睜兩眼在外，看他情形，像是箇熟

人只因包着臉認不出是那箇來。那駕船的見楓子看他，他也像要來招呼的樣子。爲着駕船不便，也就住了。且說那船划了一回，早划到了一箇小洲近邊。只見那小洲上開了幾處港口，港內一字兒停着無數的小船。那洲雖說不大，也有幾千頃田地，並且一望平陽，無半點障礙。唯正中間有一團樹林，甚爲濃茂，其外並不見有一人一家一草一木。那小船繞着洲駛，擇了一看，似不通的港口，便駛了進去，進了港，不多時，便不見了水面，駛入地內去了。此時上下俱黑，不見一物。那駕船的也便擱了兩槳，從船牀下取出一箇電燈來，看了一看，用鐵圈兒套在船旁一根索上。那船順着水，靠着索一瀉兩里，但聞船頭水聲簌簌作響，迨出了地，見了天時，早在一箇人家的花園裏池塘邊。石岸旁一帶楊柳樹下，那駕船的早已跳在岸上，帶定了船。那老人便叫楓子，一全上了岸。走過樹時，只見前面有一座清閑幽淨的房屋，過了房屋，四邊都是交叉路，路旁夾着矮矮的楊，一路間一方方都是小屋，約有數百十家，却安排得十分齊整。過了那些小屋，四圍都是濃樹，再看不見甚麼了。那風伯老人見楓子上了岸，只顧向四邊呆看，便又拍着手笑道：「楓子，你看這是箇甚麼所在，好也不好？」楓子此時覺得這

一夜來所遇的都不是人世間事。心中十分奇異。評曰：凡人到無路可走之時，而與之以一隙之路，已恍然若夢矣。矧其掖之天上也。

(第二十八) 奇人之家

老人便來引道。走到了那房屋前。便有兩三個人。開門來接。老人便讓楓子進了門。好生奇怪。不見一窗一戶。只顧在曲廊中繞着走。左旋右轉。走過了幾箇灣。前面忽然間。牆壁裂處。空空地進了一間大房。中間並無別物。只有一桌一椅。桌上也無別物。只有一箇風伯的肖。照架在那裏。上面懸着一盞電燈。那屋內上下四圍一色都是白染。沒絲毫塵埃。也不見有一箇人來。老人到了屋內。讓楓子在中間坐了。走到壁柱邊。拉了電鈴。即有一箇人。走了出來。送了一只椅子。那老人也坐了。隨後又有一人送了一箇盤來。盤內都是各處寄來拜客的名片。和那有求的信。老人便一一看了。有的看了笑的。有的看了點頭的。看完了後。便從身畔取出一箇手帳來。用鉛筆登記。將那些信都扯去了。隨後。便有兩箇人捧着盤夜餐來。各自吃了。老人便對楓子說道：你去過法國。

巴黎沒有楓子道。去過。老人怎地問我。老人道。那巴黎府的風栗街。你可知道。楓子道。知道。不是在那西因河的旁邊。老人道。不差。你今晚暫時在這裏住了一夜。明日你可改了裝。趁了我方纔在岸旁指導你的那箇船。到那巴黎去。尋那風栗街二十六號門牌。白游先生去。楓子道。你爲什麼我去見他。老人道。你現且莫問。到了那裏。自然知道。究竟於你有益的事。便又拉了電鈴。叫了一箇人來。給他一個鑰匙。說道。你領他到那第十號房內去。又叫一箇人道。你去取了一套衣服來。送至他房內。楓子便跟了那人去了。一宿無話。次日。楓子因連日辛苦。起來時早已巳牌時候。開了門。即有人來伺候。梳浴已畢。換了衣服。吃了早飯。便有一個人。持了一封信。一包東西。進來說道。我家老主人。今日早上。早又出門去了。留下這封信。并這一包東西。教等客人起來時。送於客人。并請客人快快按着信中言語行事。不可自誤。說罷。便呈上信和東西來。楓子忙拆開看時。只見信上寫着。『今日午後四點鐘時。可乘飛電輪船。前往法國。依我昨夜所語。往尋白游先生。不誤。一切應用。皆已備妥。另外銀幣百枚。鮮衣兩付。以備隨身使用。信一封。交白游先生。抵彼後。萬事自有。人招待。路上無人隨侍。特飭舊僕。黑衣兒。僕

婦小露從行。當更萬安。風伯。』楓子纔看完了信。早見兩個僕人一男一女。立在房門口。叫了一聲主人。楓子細看時。那男的就是家中駕車的馬夫白衣兒。也就是昨夜駕船的那箇着黑衣的舟夫。楓子連忙問道。你爲什麼也這裏。白衣兒道。自從小姐出門後。老主人便趕了我出來。沒處安身。後來遇見了這裏的風伯老人。便收了我到這裏。改名叫我黑衣兒。喜我靈利。便教我在海岸邊駕船通信。昨夜遇見了小姐。想要招呼。只因老人的規律。在這船上。無論何人。都不能開一聲口的。因此不曾招呼得。到了今早。老人命我和小露跟小姐往巴黎去。纔敢進來伺候。楓子詫異道。什麼小露也。在這裏。便叫他上來。看時。果是舊時在家所用的梅香小露。小露便也將來此之故。說了一遍。楓子見兩箇都是舊時忠勇的婢僕。十分歡喜。使命兩人暫時退去。等過了午時。一同上船。

評曰。何謂奇人。奇人者。爲人所不爲。不爲人所爲。而有益於人世者也。若今之奇人。則不然。爲人之所爲。不爲人之所不爲。但加而甚之。使過其分。其知第一義者。鮮矣。但計我奇名之得與否。不計事之於人世。有益與否。因此不但其於人世未必有益。

也。且幾乎惟無益而有害者之是圖。其不知第二義更無待言矣。

(第二十九) 第二奇人(續)

且說楓子到了午後。仍舊由黑衣兒駕了船。同了小露。從風伯老人的洲上。搖到亞丁灣裏。上了飛電輪船。一切船票等類。均由風伯老人預先準備好。上了船。楓子便裝着病人的樣子。遮了頭面。扶在小露的肩上。揀了一間上等的房。扶入房內。那黑衣兒自送回那小船去後。再來不題。且說那船等了一時。便放了氣。開出港外。向北開駛。一路無話。不兩日。早進了紅海。出了斯愛時地峽。過了地中海。到了法國的麥爾集港。一路上楓子只裝着病。坐在房內。從不外出。那船上舉行的跳舞。大餐。鼓琴等會。一概不與。連那一日三餐。也搬了進來。在自己房內吃。因此外間的事。竟絲毫沒覺。那婢女小露。日夜陪着楓子在房內。也和楓子一樣。只有黑衣兒。在那外艙。終日無事。在甲板上閒看。船上一切盛會。也都在場。常看見。有一箇怪異的人。也是在頭艙位的客。在甲板上。遇見時。對着黑衣兒細看。有時。走至楓子的房門前。偷看。黑衣兒心中十分詫異。尋思道。這箇人是箇甚麼人。及至輪船到了麥爾集埠頭時。正值下午九點鐘。黑衣兒和小

露服侍楓子上了岸。坐了馬車。揀了一家上等的客店。住了一夜。到明日。黑衣兒起身看時。船上遇着的那個怪人。恰好也住在這客店裏。見了黑衣兒。等依舊十分留意。黑衣兒心中更覺疑惑。到了十點鐘時。楓子等又出了客店。坐了馬車。到火車站。原來麥爾集埠離巴黎府。還有一日的火車路程。楓子等買了車票。上了車。楓子此時早已取去了遮面布。不裝病人了。三人坐在車上。只見旁邊的那間車房裏。那個怪人。又在那裏。卻推開了車窗。向着這裏張看過了一夜。那火車又早到巴黎府。乘車的客人都已下了車。黑衣兒再要留心那怪人時。一轉身。卻又不知到了那裏去了。三人也就下了車。走出車站。正在叫那街車。要往風栗街去。忽然間來了一箇長鬚老者。拍着楓子的肩。叫道。楓子。你來了。楓子等一聽這叫。都愕然不解何故。楓子忙說道。老翁。恐怕你差認了人了。我從沒和你見面過。那老者道。我那裏認差人。你不是叫楓子嗎。你不是從亞丁埠來的嗎。我早就接了風伯老人的來電了。我特地來接你。你不要客氣。你看我如看風伯老人一樣。就是了。說着。早有二輛馬車來了。那老者便讓三人上了車。開往風栗街去。那馬車跑了一刻。那老者便從馬車窗內探了出來。叫道。到了。到了。

評曰：此回是疑案。讀者至全書畢後，試猜之，果何人歟？風伯之黨歟？伯爵之黨歟？

(第三十) 第二奇人之家(續)

楓子等下了馬車，一看見那馬車停在一個小邱上。邱後靠着一條河。邱上只有一人家。構造得十分奇異。上下都是石造，形如覆盆，恰與北極土人所居冰室無異。只稍廠大。正面有一鐵門，還是鎖着。楓子等既下了車，那老者便命黑衣兒將車錢付訖，又來拍着楓子的肩笑道：你爲甚麼只顧看這屋？這就是我的住家。你且進去看。便在前領導，走至那鐵門前。那鐵門原來有個活機關，在上不知怎地一觸手，便呀的開了。三人便相隨進了門。又呀的關了。楓子等三人見了，心中只是奇異。進了門，四邊一看，只見一路走入石廊裏來，兩邊都是石壁。石壁間挨着號數，都砌着一扇扇的鐵門。那鐵門也都關着，和那大門一樣。楓子等走入這箇石廊裏，心中有一最不可解的事。那房屋上下四圍都是石頭造成的，並沒一點間隙。而且那石壁上門也沒開，窗也沒有。那太陽的光線如何能射入？該應是十分黑暗的。但是走了進來，卻甚明亮。比那平常開着門窗的房，倒還明亮得一兩倍。楓子不解這箇緣故，只顧拿眼各處細看。看了一

回纔看見那光是從屋頂上開着一箇細細的小孔放了進來的。楓子又尋思道：大凡人家的天窗比他這開的小孔還大百十倍。壁上還有窗，還有門，都沒有他這樣明亮。好生奇怪。那老者見楓子一頭走，一頭只顧抬頭向那天窗端詳，知他正在考究那光線的來由，便又拍拍楓子的肩笑道：你明白這屋裏光線的來由嗎？我告訴你。這是我略用一點光學的小道，並沒十分奇異的事。因指着上面道：這光自從那裏開了一個小孔放了進來的。楓子便問道：開了小孔，如何有這般明亮？那老者道：聽我說。你不要忙。那小孔的上下，我使用幾面凹凸鏡連環轉換，將孔外的光聚了攏來，散在屋內。那屋內自然便明亮了。你不見那天窗孔旁邊前後左右都是些厚玻璃嗎？楓子聽說便細細一看，點點頭。這時早已走到了第八號鐵門的門首。那老者認了一認門號，便又走近門旁，拉着機關。那門也如大門的開了。走了進去。楓子等一看，這室內更覺奇怪了。室之中央，只有一個桌，兩腳椅，旁邊壁上懸掛着無數的著衣鏡，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平或仄，或俯或仰。一步踏進了門端的是化身千萬，照攝得人身前後盡在目中。沒絲毫遮隱過去。楓子等突然進了這門，一見被他照得眼花繚亂，不覺嚇了一

跳心中想道，奇妙，奇妙。這又不知是爲甚麼的。到了室內，那老者便分付道：「黑衣兒，你和這婢子坐一坐，在這裏。」楓子，你且隨我進來說罷。便走至一面最大的着衣鏡前，只一捻，那着衣鏡又呀的開了，也是一扇門。楓子便跟了進去，看時，卻是一間尋常住室。室內有寫字台，有書廚，有桌，有椅，有種種雜物。

評曰：欲做奇人，須有如許工夫。今之奇人，往往欲以無工夫得之，是又奇人之奇者。

(第三十一) 不思議之器具

到了室內，那老者便請楓子坐了，便去開那廚，取了兩包東西，對楓子說道：「你且在這裏坐一坐，待我去了就來說罷。」便從進來的門裏走出去了。楓子坐在室中，一人端詳道：「這老者想來必是風伯老人所說的白游先生，窺他舉動，果然不是個平常人。只是風伯老人說，助我報那恩愛的冤仇，所以教我來這裏的。我看他如何助我等了一回。」因起來看他室內的東西，便先走至書桌旁，見桌上擺着無數的比例尺，長短不一。那分釐却十分細密，又都是軟尺。楓子想道：「想來這老者定是一位測繪的名家，看他用的尺，這般講究，但是他爲什麼只有這尺，並沒有別的繪圖器具？」因又走過那書桌。

再看背後壁厨上時。只見厨裏擺着無數的玻璃瓶。上面刻着數目。那瓶都挨着數目。一一的順排。沒一箇倒亂。瓶中的流質。大半都是顏色。然却相差甚微。最多的是玉色。淡桃紅色。和那微黃色。楓子看了。又想到。那老者又是箇理化學的名家了。這大概都是化學的質料。再不然。那就是繪圖的顏色。水。因又走過了那壁厨。再往那大書厨前來。看時。那書厨都用玻璃門關鎖着。向裏看時。見裏面擺着的。都不是書。倒是一箇箇圓的東西。外面都包着紙。看不出甚麼。那紙上都寫着字。有的寫的是笑。有的寫的是怒。有的寫的是喜。有的寫的是愁。那笑。怒。喜。愁的下面。都註着分數。或是三分的。或是四分五分的。六分七分的。不等。看了這一厨。再看一厨時。却又另是一樣。那紙包註的都又是數目。自從三十四起。一直記至六十七。八。楓子看了這兩書厨的東西。心中着實不解。自忖道。這是做甚麼的呢。他又不是賣玩具的人。因再看第三厨時。厨內却又不是那一個個圓的紙包了。都是長短縱橫的鐵架子。有屈曲的。有斜仄的。有似椅子。有像臥榻。一式一式。都沒有一個相同。看來又都有伸屈彈簧。在上。楓子看到這裏。竟更不知是什麼了。楓子見前面還有一個。欲想再前去看時。只見方纔進來的那扇

室門忽然一閃。早又豁然的開了。忙立住了脚。看那來人時。早又不是方纔同來的。那個老者。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貌少年。身上衣服十分清雅。楓子見是個不相識的男子。又沒有人來介紹。什麼也跑到這屋裏來了。正在詫異。只見那男子並不退去。倒反又迎上前來。楓子又憤恨道。這裏莫不是又是和那尼寺一樣的地方。可憐世界上。真個沒有一個好的人。一處乾淨土了。要想避了那男子。不料那男子只顧向近走來。臉上只是嘻嘻的笑。兩隻眼瞅着楓子。像要說話。楓子正在十分着急。恰巧又見那房門開處。那個老者依舊手內拿着兩包東西走了進來了。

評曰。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余每見小說家言變容之術。如西遊記之言孫悟空。豈不大異。

(第三十二) 奇談

那老者走進室內。放了東西。便笑指着那男子問道。你認識他。不認識。楓子正氣的說不出話來。那男子忽然開口道。小姐。我知道你不認識我了。楓子一聽。知是婢女小露的聲音。驚喜道。哦。小露。你爲什麼變做這個樣兒了。教我如何認得出是你。倒被你嚇

了我多少時候。因便問道：你裝了這男子有什麼意思。小露道：小姐，你不要問我。你問這老先生，是了他是教我這樣的。那老者便走近來，取了一腳椅子，教楓子坐了。然後再取了一腳來，自己坐下，再慢慢的告懇楓子道：你曉得我是什麼人。楓子道：想來一定是風伯老人說的白游先生。那老者說不差，又道：你來的事，我早明白了。只是你可曉得風伯老人叫你到我這裏來，是什麼緣故。楓子道：我只守着老人的分付來的。卻不知甚麼緣故。那老者道：你來求我，不是要我替你報這恩愛的仇恨嗎。你可曉得什麼。是叫做報仇。楓子還沒答話。白游先生又說道：報仇的事，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你拿怎樣來待我。我也便拿怎樣來待你。你待我的，我受了甜酸苦辣，你是不知道的。我就拿你待我的來待你。那你就知道了。楓子聽了有理，便點點頭。白游先生又道：像你這事，那綠姬果然可惡，奪了你心愛的人，且要置你於死地。這仇原不能不報。就是那石公子，你什麼樣待他，他竟也全忘了。你看你被人欺侮，被人處置，這也斷然不赦過他的。也須略略使他嘗着你嘗過的滋味，纔算得你真箇復了這仇。楓子聽了，感觸起過去的事情來了。心中十分難受，想了一想，說道：那石公子的復仇，可以免了罷。我想

他究竟不是有心害我的。白游先生笑一笑道：你終究還是護着他。你真箇好算。以德報怨的了。但是這個報復的道，是自然來的。你就是要不報復也恐怕不能。楓子便問報復的法子是怎樣。白游先生道：你且莫問。你到了這屋裏來，所有的東西，你都知道的嗎？你看那小露這樣裝束，是爲什麼？你知道的嗎？倘然這兩個緣故，你已知道了。那報復的方法，也就知道了。楓子道：我那裏能知道。我正要問這兩件事哩。白游先生道：你現在先要問甚麼。楓子道：第一，這房屋爲甚麼是這樣構造的。白游先生道：這爲光線的緣故。我要這房裏的光，淺沒一處不勻，所以纔這樣想。楓子道：第二，這房裏的各種器具，是什麼用的。白游先生道：你且隨我來。我給你看。因便走至書房，開了厨，取出一箇圓的紙包來，去了紙。楓子一嚇，原來是一箇人頭，皮色形狀，絲毫無二，還嬉着嘴笑。白游先生笑道：你不要驚嚇。這是箇木頭的摹型，不是真的。不過做得像一點罷了。因對楓子道：我實對你說了罷。我是一箇專替人改變臉面的人。你看。因領了楓子，走到壁厨旁道：這是變臉面的藥水，洗了這藥水，可使骨肉綿軟，皮膚改換，長短深淡，聽人自做。又走到那書桌前道：這是量頭面的尺寸，依了他粉塑的，又指着那

廚內的摹型說道，這是改變頭面的樣式，依了他摹仿的。又指着那第三第四廚說道，那都是校正身量的東西。楓子聽了這話，恍然大悟。楓子原是箇聰明不過的人，知道了這些事，又看了看小露，也笑道：原來是如此。

評曰：我每謂今之通達時務、熱心愛國之人，凡有一事來，心之所至，事即至焉。其間無些預備處，亦無一些斟酌處，故凡事之未至也，唯恐其不至，及其至矣，又復束手而無策。其事之易舉而鮮成也，皆此之故。試觀風伯老人之爲楓子計復仇，夫豈其然。

又曰：事有預備於當時者，風伯爲楓子而先爲之，變顏是也。事有預備於平時者，欲爲楓子變顏而先有變顏之術，是也。是故平時之預備，學問是也，當時之預備，智謀是也。

(第三十三) 獵象會

話分兩頭。且說亞丁埠，自從那夜紅樓邸開了大跳舞會之後，便起了四種不可思議之事。第一，交際場中之名花寶石街之楓子，自從那夜回去後，便隱跡無踪。有的說出

門去了。有的說溺死在印度洋裏了。究竟不知怎樣。石公子自是想念。綠姬自是歡喜。第二、自從楓子隱跡後。亞丁埠的怪老。風伯老人也就不見了。風伯老人出外。十天半月。原是常有的事。只是這次却去得這樣長久。紅樓邸之老伯爵夫婦見老人許久不來。伯爵便笑道。那老怪敢是死了。爲什麼多日不見了。那夫人道。他死了。我們纔乾淨。兩人心中歡喜。不讓綠姬。第三、自從楓子隱跡後。那綠姬和石公子的交情自然日益親密了。石公子的心雖然還想着楓子。且和楓子有終身之約。和綠姬來往不過一時。心醉屬意的人。原是在楓子。如今生死未明。怎好就負了他。只因綠姬在旁。日夜催逼。強不過外人都知道他們兩人。不久便要成婚了。外人都說他們兩人成婚。楓子有靈。必來作祟。第四、自從楓子隱跡後。楓子的叔父秋山八郎。便漸漸出了頭了。各種的盛會。都來與聞。各個的有名人物。都來認識。其中最相好的。就是綠姬的父親。蒲喬伯爵。八郎倚他聲勢。伯爵利彼錢財。兩人早成了莫逆了。八郎看見伯爵的銀壙好。要讓銀壙。伯爵便將幾個探盡的枯壙。讓與他了。他也便歡歡喜喜。和那綠姬伯爵夫婦一樣。亞丁埠的貴人。正在過太平日子。一日紅樓邸之綠姬。又想出了一個行樂的方法來。

說要到近邊山上去獵象。看官想來知道的。那亞丁埠是在北緯十二度四十六分。在赤道之下。是箇產象的地方。本地的人。幾十年一獵。也如日本的兔狩。各處的打鳥一般。也算一種極大的遊戲。綠姬發起了這件事。忙對石公子說了。石公子是個愛動的人。那得不歡喜。又對他父母說了。那老伯爵夫婦。一來愛護兒女。綠姬所說的話。沒有不聽。二來見石公子也十分起興。石公子不久就要做他的女婿了。愛女及婿。新愛方濃。不去時。深恐失了他們的興。三來老伯爵夫婦。原來也是喜歡撐場面的。這獵象的事。輕易別家不能做得。二十年前。只有風伯老人曾舉行過一次。借此也可昭耀昭耀。獨霸了這亞丁全埠。因此之故。便也大動起興來。盛發請帖。徧請本埠紳商士女。並獵會中人。定期四月初二日。在市前白花山大會獵象。此信一傳。驚動了全埠市民。都道這樣大會。躬難逢盛。箇箇措鎗秣馬。願與斯會。

評曰。凡人過太平日子。正過得高興時。必然生出一種過分的快樂來。快樂過分。便產憂患。昔人云。天理循環。其寔乃心理上之循環。無盡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義無間。

(第二十四) 四月初二

到了四月初二那日。天還未明。市內紳商士女。個個裝束停當。身上穿了獵衣。頭上戴了獵帽。坐下騎了獵馬。背上掛了獵槍。備了獵具。約了獵友。三三兩兩。都並着馬。到那白花山來。原來那白花山。離亞丁市。有五里半路。在白花山的山脚下。綠姬家先前兩日。早已派人預備妥當。搭了幾箇台。張了一帶帳篷。備了些食物。到了上午九點半鐘時候。各處的人。早已陸續齊集。發令台上。便掌了號。那些會獵的紳商士女。都按着出隊的樣式。分着各路前進。各路裏。都帶着獵師。携着獵具。整備得堂堂正正。十分嚴密。好如抵禦千軍萬馬一般。那些紳士。都穿着黑衣。踏着長鞵。一手執着馬鞭。越顯得十分英武。那些婦女。上身穿着色衣。下身拖着黑裙。斜跨着馬。越顯得十分嫵媚。不說別箇單說其中那綠姬。拖着萬縷黃金髮。跨一匹青駱馬。上身套一件綠色絹衣。下身圍一條黑色羅裙。和石公子馬頭相並。馬尾相接。緩緩挨在裏面。且笑且語。忽然一聲槍起。各人都奔着自己應去的方向去。尋那大象來打。霎時間。槍聲四起。馬聲四起。人聲四起。喇叭指揮聲四起。東的趕着西的。西的趕着東的。南的趕着北的。北的趕着南的。

那些紳士們氣昂昂雄心勃發那些婦女們氣噓噓香汗直流那些獵師倚着鎗隱在樹林那些獵具張坑布谷那些野象都吃着鎗聲受着彈子忘命東奔西竄那些山上的別種野獸野豬野狗野羊野兔隨着勢頭只顧逃竄頃刻間拿一座禽獸乾坤擾亂得掀江翻海沒一處安靜鳥獸自苦獵人自樂那些紳商士女自從早晨起角逐了一回到了午時各人大概走入樹林裏下了馬暫時歇下各聚了三五箇人坐在石上取出身上帶的乾糧來吃了又上馬各自搜尋了一回看看日已西沉各人遂帶了獵得的東西慢慢地回到帳篷邊來到了帳篷邊各人再下馬歇息綠姬家裏的人再取出預備的食物來請各人吃點心吸煙隨後便是綠姬的父親蒲喬老伯爵也回來了綠姬的母親白氏夫人也回來了後邊都跟着許多獵手抬着兩三箇死象那些賓客見了便都上前來稱賀並謝今日得與斯會之榮老伯爵夫婦謙遜了一回也在帳篷裏坐下自後石公子也回來了背後鎗上掛着幾隻野兔幾箇飛禽衆人見是主人的嬌婿回來也都上前來接隨後一箇箇又都回來了此時夕陽在山衆人都已裝束停當將歸亞丁埠去再檢點人時却少了一箇綠姬不會看見第一箇自然是伯爵的夫婦

着。急。急。忙。派。了。人。往。各。處。搜。尋。第。二。個。石。公。子。一。時。也。着。了。忙。立。刻。上。馬。再。往。來。的。方。向。自。去。尋。覓。其。餘。客。人。強。壯。的。格。外。要。討。好。伯。爵。家。的。也。都。騎。了。馬。各。自。尋。去。迨。尋。到。了。黑。那。尋。的。人。都。又。一。箇。箇。回。來。了。綠。姬。卻。依。舊。不。見。

評。曰。極。苦。之。時。忽。然。得。一。大。有。望。楓。子。之。遇。風。伯。老。人。於。白。雲。塔。上。是。也。極。樂。之。時。忽。然。遇。一。大。驚。嚇。紅。樓。邸。之。獵。象。而。不。見。綠。姬。是。也。天。下。事。固。無。極。不。復。者。楓。子。自。白。雲。塔。遇。風。伯。非。即。由。苦。而。得。樂。也。其。間。尚。須。時。日。而。後。能。至。白。雲。塔。上。之。遇。石。公。子。綠。姬。自。獵。象。時。失。去。後。非。即。由。樂。而。入。苦。也。其。間。亦。尚。須。時。日。而。後。能。至。白。雲。塔。上。遇。石。公。子。與。楓。子。而。自。死。也。語。曰。禍。者。福。之。因。福。者。禍。之。倚。又。曰。其。所。由。來。者。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我。於。此。事。亦。云。

(第三十五)

清水溪頭

且。說。綠。姬。自。從。早。晨。出。隊。後。一。路。與。石。公。子。並。馬。而。行。及。至。槍。聲。一。起。各。人。各。自。奔。赴。打。象。處。去。綠。姬。和。石。公。子。依。舊。且。笑。且。語。緩。緩。而。行。綠。姬。因。對。石。公。子。笑。道。我。們。今。日。又。不。是。真。的。爲。獵。象。而。來。也。跟。他。們。忙。什。麼。因。將。鞭。向。山。下。一。指。道。我。們。不。如。下。山。去。

罷。那邊景緻甚好。石公子點點頭道：「好。」兩人便尋着山路，向下走去。轉了幾個灣，過了幾處樹林，早到了平地。又走了半里，只見路旁山脚邊，有一抹樹林，都是百十年的古樹。樹下有一個小小溪池，那溪內的水，一路都從山下流來，到此稍稍停頓，再流向別處。因此十分活潑，十分清澈。溪邊樹下，又有無數的古石，縱橫偃臥。綠姬、石公子兩人走了半日，又值首夏天，天氣陽日當空，正走得身上有些熱，到了此處，綠姬笑道：「好個清涼所在。」公子：「我們且在這裏歇罷。」石公子聽說，連忙跳下馬來，將馬牽至大樹邊，帶在樹上，回來扶綠姬下馬。綠姬便搭着石公子的手，也跳下馬來，笑道：「你下的這麼快，笑着便一手取那馬繩，授於石公子，一手牽着石公子的手，兩人遂又携手同至樹下，繫了馬，坐在石上。綠姬笑向石公子背上的鎗解了下來，放在石旁。石公子也將綠姬背上的鎗解了下來。綠姬笑道：「我的獵鎗，這回子新從德國買來的，你看好不好？」石公子退了機子，搬過來看了一看，又看了看鎗銃，看了看彈子，說道：「這是最新式的一秒鐘內，可發兩響。」石公子因拉開保險機鈕，瞄了一瞄，恰巧前面來一箇野鷄，石公子發了一鎗，那野鷄便撲了下來。綠姬忙立起來，繞過溪去，取了那野鷄，一手提着，笑嘻嘻回

來道。你的眼光真好。什麼一發就中了。石公子放了鎗。綠姬也將那野鷄放了。兩人又復並坐談心。綠姬笑道。今日這樣的盛會。你心上。只可惜少一箇人。石公子低頭不語。忽聽得樹林外隱隱有管笛聲。漸漸近來。兩人忙抬頭看時。只見是一箇牧童。騎了一匹白馬。背上背了一頂大笠。手裏執着一枝鐵笛。慢慢的放了馬。隨走隨吹。一路繞過了溪。走了去。石公子道。好一箇風雅的童兒。便對綠姬道。我們不如也去罷。天也不早了。打了一回好回去。綠姬忙取出錶來一看。時纔過午。因對石公子道。我們不如就這裏。吃了點心再去。石公子因便走至馬旁。取了那口裝吃食的小口袋。下來。兩人又飽餐了一頓。一切裝束定當。背了槍。拿那箇打的野鷄。也掛在背槍的皮帶上。兩人都上了馬。向前走去。此時綠姬在石公子前。也要賣弄自己的槍法。便一手挾着獵鎗。一手執了馬韁。只顧四處搜尋野味。看見前面青草裏。有箇白兔。忙帶住了馬。把定了槍。轟然一發。那兔跑了。綠姬見打兔不着。隨後飛馬追來。連發兩槍。那兔便投入草際死了。石公子隨後也到。連忙下馬。替綠姬取了那兔。掛在馬上。此時只見隔樹林對面。那牧童依舊吹着笛。在那裏過去。石公子仍舊和綠姬各自去了。

評曰。清水溪頭之綠姬與石公子。無異白雲塔上之楓子與石公子也。相愛之人。至清閑之境。而其情乃擊然有稍異者。白雲塔上之楓石。係兩情相等。楓無有心於石。石亦無心於楓。此其情之出於自然者也。清水溪頭之綠石。則全爲綠姬陷溺石公子之事耳。

(第二十六) 牧童

正在此時。那樹林裏。忽然又跑了一個野豬出來。綠姬剛因打那野兔時一發不中。不會顯得自己的手段。急忙攔正了鎗。正要發時。早聽得轟的一聲。石公子早開了鎗。打了個着。那野豬卻不會倒下。帶着彈。豎着豚尾。亡命的向前逃了。綠姬那裏肯放。接連着。忙再發一鎗。着在野豬面上。那野豬的面。終日在石壕邊。磋磨十分堅厚。如何進得更逃得百倍快了。那綠姬見打那野豬。再發不倒。心中自然憤怒。急急在後緊追。石公子見綠姬這般勇往。也知道他要在自己面前賣弄。不好逆了他的心。和他爭功。只得慢慢地順着路。跟在後面。走過了樹林。又轉了幾個灣。早又到了前邊的山脚下。看綠姬不見。因又在樹下等了一回。只不見回來。因又走馬轉來。仍到原處。也不見綠姬蹤

跡。再往山上高曠處一望。見有三五個人。騎着馬。沿着山脚走。石公子忙趕下山來。看時。都是獵象的人。見天色將晚。同行回去的。却又沒有綠姬在內。石公子自想。綠姬也必遇着熟人回去了。我也不必待他了。因便和在衆人中間。回到帳篷邊。此是前話。不必再表。且說綠姬追野豬前去。追了一回。又發了幾響鎗。那鎗子都打在野豬背上。一時打不致死。那野豬吃着幾個鎗子。負着痛。更逃得快了。綠姬在後。看看將轉過山坡。又追了一回。看見前面又有一個大樹林。那隻野豬便投入大樹林裏去了。綠姬正待飛馬趕去。忽然樹林旁。迎面奔出一個大象來。張開大口。探出紅舌。捲起大鼻。踏翻起四個粗蹄。亡命向着綠姬面前奔來。大概已是着了鎗。逃命的樣子。見了綠姬。倒豎了細尾。天一般壓將過來。俗語有句話。人急爬牆。狗急跳梁。狗且逼急不得。何況大象。綠姬見那象來得兇猛。急欲避時。那象早已到了面前。見了人。怒吼了一聲。兩個後脚一頓。兩個前脚一起。早向綠姬頭上撲來。說時遲。那時快。綠姬見逃走不得。眼睛一白。阿呀一聲。早已魂飛天外。倒撞下馬來了。那匹馬見人跌下。剛立個定。那大象的兩個前蹄。已從半空中壓下。只一壓。那匹馬便倒在地上。滾了兩滾。不動了。那象餘怒未了。見

旁邊跌在地上的綠姬，回顧頭去。正要再將鼻子去擗他，可憐綠姬此時是性命頃刻，評曰：發起打象之人，而幾爲象所致死，可知害人者之無一不終至自害也。因果之說，雖不可信，而以戾感戾，以暴感暴，氣之相感，亦天道之自然也。

(第二十七) 鬥象

忽然轟的一聲，自樹林中出一箇彈，正打在大象的後腿。那大象忽地跳了回來，對着樹林奔去。那樹林裏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方纔一路騎著馬，吹着笛的牧童。那牧童看見大象向他撲來，便接着再發一鎗，正打在象的長鼻上。那大象便將長鼻捲放幾回，拔去一株樹，衝了過來。牧童便將坐下的馬一帶，又轉過一株大樹，對着大象的口，又發了一鎗，正入大象口內。那大象將頭低了一低，一聳身，又將那大樹衝歪了。牧童見已不及逃避，忙從馬上飛身下來，一仰手，又是一鎗，打着大象的右眼。那象越發暴跳了，連摧折了幾株樹，早到面前。牧童連忙往左邊一閃，舉起獵槍，狠命將大象的左眼擊了一下。那左眼的眼珠也就掛了出來了。此時那象兩眼已盲，有力早沒處去使。只在那樹林間亂縱亂轉，盤旋迴舞。牧童見他不能爲害，便放了心，索性再裝了幾箇槍。

子對準了那象的腦袋連放了三槍。那象便如泰山一般的頽了下來了。四箇腳盡力伸了幾伸也就不動了。牧童見象已死。便來看綠姬。只見綠姬偃臥在那匹死馬旁邊。閉着眼。一動都不動。牧童連忙用手候他的口鼻。覺得氣息甚細。再周身看他身上時。並沒一點傷損。想來被那大象嚇悶了的。牧童便將綠姬抱了起來。走至樹旁一塊石上。坐下。先揉他胸部。揉了一回。覺口邊的氣漸漸的舒了。牧童又執了兩手。替他搖了幾搖。綠姬忽然張開了眼。醒了回來。向四處望了一望。看着牧童十分詫異。忙坐了起來。綠姬原來並無傷損。只因嚇悶了的。醒了回來也就好了。便問牧童。我如何睡在你身上。你是何人。牧童便將大象追來的事說給他聽。綠姬鑽着眉頭一想道。不好了。我的短處被他看了去了。因回頭來看見那死馬。阿呀一聲道。我的馬什麼死在這裏。牧童道。這就被那象踏死的小姐。真是算運氣。綠姬道。這也奇了。我撞下馬時。彷彿眼前一花。並不看見有什麼象。牧童心中暗笑道。你還要裝強。因向樹林裏一指道。我不是哄你。請你去看。綠姬見那牧童生得十分清秀。希罕道。山野間那裏有這樣的牧童。便一路走。一路問那牧童道。你是那裏人。姓甚麼。牧童道。我叫雪兒。不是這邊近方的人。

聽說今日紅樓邸開獵象會。因此特來觀看。請問小姐尊姓。綠姬聽說他是特地來看紅樓邸獵象的。已是歡喜了一半。因說道。我便是紅樓邸的綠姬。那牧童驚喜道。怪不得這樣勇敢。我看你一路追那野豬來。綠姬道。我追野豬。你也看見的嗎。說時。心中更覺得得意。兩人早走到樹林中間。綠姬一見那死象。便阿呀道。這麼大的東西。被你打死了嗎。牧童上前。將死象的身上。按了一按。早已冰冷。再看他腦袋時。早又腦漿外流。鮮血隱隱。看他的眼。兩個眼珠。都掛在外面。一個舌頭。拖着一個鼻子。捲着。十分怕人。綠姬看了一回。身上氣力。早已原復。牧童見天色不早。因躊躇道。小姐的馬踏死了。我的馬又不知逃在那裏。今天什麼好回去呢。綠姬也躊躇了一回。別無法想。忽然綠姬眼快。指著對過樹林裏。說道。那不是一匹馬嗎。牧童也指著樹林後。說道。那不是來接小姐的人嗎。兩人十分歡喜。牧童連忙走去。牽了他的馬。等那人來時。果是綠姬家的食客。來尋綠姬的。綠姬連忙叫人抬了死象。請了牧童。同回到那帳篷邊來。到時。天已盡黑。見了衆人。訴說過前事。一同回到亞丁埠去。綠姬因念牧童是個救命之人。而且又是玲瓏可愛。因也將他同了回去。放在家裏做個貼身的童僕。自不必說。

評曰：極不終用的人，徧徧會說極終用的說話。觀於綠姬倒地後數語，可知綠姬生平骨幹矣。

(第二十八) 紅葉公子

世界上的奇事，那裏能數說得他盡。紅樓邸之獵象會，不過幾天。亞丁埠交際社會場中，又嘖嘖稱一異事。法國巴黎京城，一禮拜前，又出現了一個風流公子，生得千分相貌，萬分人才，并且能說方言，幾國善鼓歌琴，一手年紀，不上二十來歲，說他世家，又極華貴。是那歐洲西班牙國紅葉爵爺的少子，人都喚他紅葉公子。曾在意大利國某樂師處專業跳舞琴歌，因此一入巴黎交際場來，巴黎交際場裏所有的假裝紳士，沒一個不退避所有的閨門淑女，沒一個不相就。鎮日間應酬迎送，鎮夜間跳舞宴會，正是門庭若市，車馬如龍。那巴黎城的報紙，更沒一日不記他的事。此信一傳，法國近方的好事男女，趁了火輪，搭了火車，都前來相看那紅葉公子的名聲。從此便愈傳愈遠了。及至傳到了亞丁埠，那亞丁埠的士女，自然也和其他處一樣，所不同的，只因亞丁埠離巴黎過遠，特地前去相望的人，尚還未有，獨有那紅樓邸的綠姬聽了此事，不知爲何。

好像自己切己的事。一般時時刻刻掛在心上。又聽說那紅葉公子住在巴黎。是寓居某伯爵家。身邊只帶一個老僕。他的意思是要周游地球。遍訪各處美男名女。留在巴黎。不過一旬半月。不久便要南下的。因此亞丁埠人也是歡喜。那綠姬更是天天想念他。來挨一日似三秋。連番派着人來往埠頭上打聽。一有自歐洲來的郵船到。便叫人去郵政局取法國巴黎報。先看紅葉公子的記事。知他幾時在巴黎動身。便暗暗裏算他到埠的日期。隔一日。又因巴黎的幾家大家挽留。延了三日期。綠姬心中只是氣悶。過了兩日。又知道他將在明日從巴黎動身。搭了一隻直放印度洋的法國輪船。徑往亞洲。急得綠姬坐立不安。飲食無味。又隔一日。纔知道此信不確。紅葉公子今日早上已搭了英國某公司的郵船。前往巴德塞。綠姬一聞此信。便是不勝自喜。忙去對他父親蒲喬伯爵說了。就要趁了往巴德塞的輪船。前往迎接伯爵夫婦。原有此意。一面便商量接待紅葉公子的方法。一面便命綠姬前去。綠姬見他父母都依允了。更是得意。急忙帶了一個使女。一個新來的牧童。趁了船往巴德塞去了。暫且不表。且說亞丁埠的交際場。得了這信。有的替綠姬造化。有的替石公子擔憂。有的說。這樣有才有貌有

身分的公子。除了我們這裏的綠姬。想來別人那裏配他得上。綠姬這一去。自然是天然湊合的。有的說。只怕苦了那石公子。石公子和綠姬的婚期。聽說就是這個月內。偷然那紅葉公子再遲幾日來。這段姻緣。諒也奪他不得了。俗語說的。螞蟻向上爬。那一個不想攀高枝兒的。綠姬這一去。石公子的事。想來就不保了。可憐那石公子。一個瘋子。鬧得火一般熱。到了臨了。只落得一場空。這回子。綠姬的事。又是空鬧了一場。可知人世的事。終究不如意的多。石公子聽了。心中只是酸辣。

評曰。綠姬之熱中。可謂水性楊花矣。今之朝日本而暮俄羅斯者。其熱中亦無異於綠姬焉。朝革命而暮政府者。其熱中亦無異於綠姬焉。諸君勿笑綠姬甚矣。世之綠姬之多也。

(第三十九) 小輪船

且說那紅葉公子。自從巴黎動身。搭了船。一路向地中海而來。身邊別無他人。只帶一個老僕。在上船時。自然還有巴黎的那些時流女子。舍他不得。搭了火車。送到船上的。也有臨別依依。執手垂淚的。只是紅葉公子。雖體態風流。對了此景。卻淡然自若。在那

旁邊不知道的看來還認了他是個面上聰明心中糊塗的人。閒話慢表，且說紅葉公子上了船後，不到兩日，過了幾個埠頭。那日傍晚，將又到了蘇彝士河旁的巴德塞埠。紅葉公子便和老僕從房內走了出來，在艙面上閒看天色。垂暮落日，依水清風徐來，海鷗逐浪，絕好一幅晚景。江面曲曲兩岸夾山，已是進了巴德塞口內。前面人烟密處，便是巴德塞市。那船到了這裏，便駛得漸漸的慢了。船上的人都到了艙面上來，預備一切。那些客人都讓在鐵欄杆的一邊，靠着欄杆看那船上的人做事。紅葉公子卻不住的向那輪船的四邊看，又輕輕地對那老僕說道：那小童不知怎地了，爲什麼現在還不見動靜，不要被他弄壞了事了。那老僕搖搖頭道：我看不會。那小童十分伶俐，決不至壞事。忽然向輪船外一指，說道：你看那不是來了的嗎？紅葉公子忙向老僕所指的方向看時，只見果然有一艘小輪，向著這大輪開來。船面上立着一個童僕，兩個美人正對着大輪船上看紅葉公子見了，心中暗暗歡喜，忙回了頭向別處。卻又偷眼仍舊看着小輪上，只見小輪漸漸駛近，來到了大輪旁邊，搭在大船上停了。那童僕和兩個女子都上了船了。忙轉身向上樓的樓梯口看時，不到幾分鐘，只見都上來了。兩

個美人在前。一個俊僕隨後。向紅葉公子等立的面前走過。只見兩個美人中。在前一個面龐兒更俏。衣服裝束更華麗的那人。走過紅葉公子前。暗暗地看了紅葉公子一眼。紅葉公子低着頭也還了他一眼。此時兩人無數柔情都在這四個眼中。遞過紅葉公子心中想道。你看這女子何等妖冶。那女子也心中想道。果然自個好男子。名不虛傳。我生平閱人多。卻未曾見這樣美男子來。比我那人何止勝十倍。兩箇女子走過後。隨後便是那童僕。童僕過時也暗暗向紅葉公子看了一看。又將一隻手在袖底下向紅葉公子的老僕。做了一個暗號。紅葉公子的老僕暗暗地又點了點頭。三人隨即走了。過去看官。你道這三人是誰。兩個女子一個就是綠姬。一箇就是綠姬隨婢。一個童僕。就是在那百山遇見的牧童。原來三個自從聽紅葉公子南下的消息。奉了紅樓邸伯爵夫婦之命。來迎接紅葉公子。趕了兩日。纔趕到了這巴德塞埠。早雇了一個小輪。在埠頭上等。見了輪船進口。便開近輪船來接。上了船。現在正要。去尋船上的船主。求他介紹。一見紅葉公子。

評曰。巧詐之人。至迷於色。而其巧詐全失。男女均然也。試觀綠姬。頃倒紅葉公子後。

與紅葉公子周旋無一事。不如被紅葉公子攝其魂魄者。其迷可知也。

(第四十) 紅綠

未幾。便見船主同了綠姬等三人。又從船主的房艙裏。走了出來。將近紅葉公子的面前。綠姬等三人便先立住了。那船主一人獨自向前。手內拿了一箇名片。說明了綠姬的來意。船主便招呼着綠姬過來。紅葉公子便去了帽。向前和綠姬行了一個執手的禮。綠姬便又自述了一番代表亞丁埠人迎接的美意。紅葉公子再三稱謝。隨後綠姬便向船主討了一間和紅葉公子最相近的房間。船主告懇了房間的號頭。叫了一個使者去替他收拾去了。綠姬便別了船主。和紅葉公子立談了片刻。兩人便携了手。走下艙內去了。此時天色已晚。那船也便進了口。一宿無話。到了次日。那船便又向亞丁埠開往海中行路。不必細表。且說巴德塞離亞丁埠。原有三日路程。綠姬和紅葉公子在這三日內。儘日見面。十分快樂。有時對面房中。有時携手艙上。對景談心。誠望遲到一刻。亞丁埠好一刻。船上那些男賓女客。見他似天仙般。兩箇人兒同行同坐。一刻兒不離手。心中也有羨慕的。也有妬忌的。看他兩人走到那裏。便跟到那裏。遠遠地立着。

窺他兩人舉動。到了親密過分時。羨慕的便暗暗點頭。妬忌的便微微冷笑。那綠姬和紅葉公子。好像酒醉似的。自己那裏得知。還只顧似蜂兒花兒樣的甜蜜。綠姬更是常常致心着意的對紅葉公子說道。我往常只聽得人家說公子的才貌。世界上沒有第二箇人。我還未信。今日見了你。纔知道這句話。果然是不差。又說道。我自從遇你後。不知怎地。到了飯時。見着你。便飽了。到了睡時。想着你。也就醒了。這幾日來。倒弄得我。噢。也不是睡。也不是心內只覺渾渾地。只是歡喜。身上熱的發燒。今天早上起來。不知不覺。吐出了一口血。倒叫我一嚇。還虧精神。倒沒怎樣。紅葉公子道。身體須要保重。我想這血。或者綠姬姐心內熱度過高所致。想來一定沒甚緊要的。綠姬和紅葉公子正在這裏說話。那紅葉公子的老僕。綠姬的牧童。在旁聽了。都暗暗的好笑。話休煩絮。那輪船到了第三天的午後。早進了亞丁埠的灣頭。綠姬和紅葉公子。走上艙面看時。只見亞丁埠的埠頭上。黑壓壓地。早已塞滿了一埠頭的貴紳淑女。綠姬便指着自己的那座紅樓邸。說與紅葉公子聽道。那就是我的家裏。又指着埠頭上停的一輛六頭馬車。說道。這就是我家的馬車。想是接我們來的。紅葉公子便一一點了頭。答應了。兩隻眼

卻常常的向對面白雲塔上看。綠姬見紅葉公子向那白雲塔看，便又說道：「這就是我們這亞丁埠的古蹟，自古傳來的白雲塔，現在也早荒廢了，不多幾時，塔上還出了一箇一箇妖怪哩。」紅葉公子一聽了這話，便不回答，只顧對着塔呆看，心中若有所思。綠姬見紅葉公子不說，只道是紅葉公子不喜歡聽那妖怪的事，便也不說了。牽了公子的手道：「船也到埠了，我們下艙面去看一看。」上埠罷，兩人便走入艙內，到了自己房中，收拾些零星雜物，偕了那老僕牧童兩人，又是手挽著手，如花似玉的湧上埠來。此是埠上的人歡聲雷動。

評曰：人生極得意之前必有一極不得意事。石公子之未至白雲塔上，是也。人生極不得意之前必有一極得意事。綠姬之迎紅葉公子而至亞丁埠時，是也。識者於得意不得意之來，其冷眼觀之。

又曰：近人有欲作婚姻新話小說者，其所搜材料甚多。此所云云，卽其一節也。此等處皆有真實事稿本，作者並非由一己思想力爲之者。

(第四十一) 石公子之心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綠姬和紅葉公子的快樂。那堪在那石公子的眼裏。看見却不料石公子當時不知就理。也在埠頭上迎接。一見了這種情形。那得不氣了箇蘇。連忙退入人叢中。暗暗地遠看。只見綠姬牽了紅葉公子手。從那船上下來。一到了岸上。岸上的人。個個脫帽歡呼。綠姬和紅葉公子兩人便立住了。綠姬便向紅葉公子。述明了衆人來接的美意。又替紅葉公子。向衆人謝了。只見衆人中。早又撮出綠姬的父母。老伯爵夫婦兩人。上前先與紅葉公子相見。綠姬便在旁邊。述明原委。石公子一看。此時綠姬與伯爵夫婦。那種親愛情狀。實與當初。剛到紅樓邸時。待自己的絲毫無異。不覺心中又怔了一怔。紅葉公子既與老伯爵夫婦相見後。綠姬便又向那衆人中。本埠幾個人最有名望的。一一介紹過了。便又牽了紅葉公子的手。走向那六頭馬車旁來。脚下同了步。隨走隨語。常回頭對着紅葉公子笑。石公子聽了這種笑聲。又看了兩人同步的形狀。那裏再聽得進去。看得入眼。看官自古道。男剛女柔。那男子的性情。自然比不得女子。石公子耐到這裏。不比楓子再也耐他不住了。一轉身。跳上自己的馬車。跑回家去。一路上心中想道。那女子真是水性。悔當初着了他的迷。只可惜我那楓子。

爲我死了。正想時，忽聽車後蹄聲大作，忙回頭一看，只見常和綠姬並坐的六頭馬車，早又風馳電掣而來。石公子的車夫急忙將車避過，石公子留心看時，只見那六匹馬駭着一輛車，顛頭搖尾，好像和自己認識似的一路招呼過去。看那車夫也微微斜着眼，看了石公子的馬車，看看那車中的人，那紅葉公子低了頭，倒像知道自己心中不快，十分難過的樣子。再看那綠姬氣昂昂地坐在紅葉公子的身旁，到了石公子的車旁時，過意昂着頭，看向車前，明知石公子的馬車在旁，却連斜眼也不看一看。車行過後，此時石公子宛如俄羅斯皇帝，接了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島海峽全軍覆沒的電信一般，全然絕望，不覺一時失了知覺，醒回來，心中歎了一口氣道：「怪不得那晚楓子的馬車被他撞倒了，到了明日，楓子便出了門，周遊世界去了。這箇境界，寔在使人難受。可憐楓子，你竟一去不回，留著我現在，反倒來替代了你了。我今日纔知道，當時不該親熱了他，冷淡了你了。可知現在悔也無及，不說石公子一路在車中懺悔，再說綠姬與紅葉公子既到了紅樓邸中，綠姬便請紅葉公子先在客座裏坐下，客座裏早已預備得齊齊整整，款待紅葉公子坐了一回。伯爵夫婦二人的馬車也到了，隨後紅

葉公子的老僕綠姬的小童伯爵夫婦在埠頭上邀來的當地有名人物一一都到此時綠姬做主又十分款待了衆人一回紅樓邸中又增十分熱鬧

評曰前日欲近之唯恐不及今日欲遠之又唯恐不及後日欲近之又唯恐不及世界上本來不少此三翻四覆之人何怪乎一綠姬

(第四十二) 夜半

當時紅葉公子在紅樓邸與衆人坐了一回衆人便告辭回去綠姬便先起身對紅葉公子說道公子這來雖是遊歷但也須住箇十日半月這裏的客棧都不大佳又甚費事又沒有別的人我想公子不如就在我家住了罷紅葉公子還未答應老伯爵兩箇夫婦又接着說道這箇自然公子不在我們這裏住還到那裏去住呢我們這裏又便當你們兩箇人又得常常見面豈不是好紅葉公子到了這時再要推讓也就天理難容了便一口應承綠姬便命家人將那後邊小花園裏的小洋房收拾收拾拿紅葉公子的行李搬了進去紅葉公子從此便住在這小洋房內和綠姬的那紅樓朝夜相對且說當夜紅葉公子住在那小洋房內那帶來的老僕便住在樓下另外別無他人同

住。到了二更時。紅葉公子樓上的窗。還沒關閉。紅葉公子却息了燈。倚在窗口上。向小花園裏望。此時正在月初。園中電燈早已全息。月色微淡。不甚明亮。紅葉公子倚着窗。兩隻眼。只顧向那綠姬住的紅樓看。看了一回。忙又從身邊取出一箇錶來。向月光下細細認了一認。見短針已指在十一點上。便點了點頭。依舊藏了錶。對着紅樓。似乎等那裏人來過了一刻。果然見紅樓上窗格微微一動。窗隙處透出一點極微極細的火光來。紅葉公子見了。便不勝自喜。隨後那火光便不見了。那窗也依舊關了。紅葉公子便轉向紅樓下的紅門看。只見紅樓的紅門。又輕輕地開了。門裏閃出一箇人來。躡手躡腳。沿着牆壁。向這小洋房裏來。紅葉公子見了。更喜的無可不可。連忙也輕輕地將那樓窗關了。拿窗帷遮好。捻亮一箇電燈。坐在自己的床上。等那來的人來。不到一刻。那上樓的扶梯。微微響了。忽然房門一開。那箇人竟閃了進來。投至紅葉公子床前。兩手捧著紅葉公子的手。叫道。小姐。我來也。紅葉公子便搖搖手。叫他輕聲道。你來的狠好。你聲音放輕了些。被他們知道了。不是要處。那人也搖手道。不怕不怕。我來的時候。取了那人……說時。將手向樓下一指道。送我的安眠藥水。替他在鼻上聞了一時。不得

醒來。我們自可安心商議。紅葉公子聽了，纔覺放了心，便也向樓上一指道：「那人，你上來的時候，看見了他沒有來的人，還沒答應，只見房門又是一動，門內早又閃進了一箇人來看時，便是住在樓下的那個老僕。」三人便同至桌子前坐了。紅葉公子忙問老僕道：「現在的事怎地了？」老僕道：「大概成功了十之七八，又對着來的人，將手向紅樓一指道：『你看那人的魂魄，早被公子吸住，你再在旁慫恿慫恿，這件事沒有不成的理。』只是有一件事，倒要防着。」紅葉公子便問是那一件事。那老僕便又向那紅樓一指道：「那人早已被你吸住，不必再講，只有……說到這裏，又用手將唇上的鬍子，捋了一捋道：「那人，是個刁鑽古怪的東西，見了我們這樣情形，必然使人到西班牙去，打聽果否有那紅葉世家。倘然被他探了出來，不是就破了我們的計劃嗎？」紅葉公子忙問道：「這事怎樣好？」那老僕道：「可也不碍，他即使現在差人去探，總要到了西班牙，尋了門路，然後纔好探聽。爲時總須十日半月。我們在這期內發作了，那也就不怕他了。」紅葉公子忙又問道：「我們這事，幾時好發作？」那老僕道：「現在不好說，到了好發作時，便即發作。」便又回頭對了那來的人，附耳說了幾句。那來的人便點了點頭，起身回去。那老僕也起身下

樓去了。紅葉公子便息了燈，上床安睡。看官這須知道，那來的人不是別人，就是那紅樓裏睡的綠姬的愛僕。牧童兒便是。

評曰：此回有三可疑事，而其寔無足疑者。其一爲紅葉公子與綠姬住在一處。其二爲紅葉公子夜半待人來密議。其三爲牧童與綠姬共住一樓。然苟闕是篇，既終細細思之，凡可疑者不覺可笑。

(第四十二) ……熱……冷

紅葉公子自從住在紅樓邸裏，不上一日，亞丁埠內之交際社會遂又因此大盛。今夜這家開跳舞會，明晚那家開音樂會。今夜這家爲紅葉公子接風，明夜那家爲綠姬道賀。此來彼往，鬧得這亞丁埠的痴男怨女，心神顛倒，日夜不安。只有那石公子自從那日在埠頭上，見綠姬與紅葉公子的情形，自後便在家中不聞不問這事。非第自己家裏並沒一點動靜，就是別家開會的時候，請他去，他也托病不去。只在家中一人想着以前的事，十分懊悔。自念楓子當時爲我而死，我現在雖不能爲楓子而死，然此魂此魄，甚願永與楓子相隨。雖有天仙玉女，誓不與之交結。石公子既定了這個念頭，非第

外間跳舞音樂等會從此謝絕。而且見了女人個個都如芻狗一般。毫沒一點電氣感。觸心中只說道：婦女們除了楓子外都是狐皮做的。只好看他面。不好看他裏。又說道：婦女們的心譬如夏天蒼蠅的鼻。聞了這裏有香甜的氣味。便投到這裏來了。聞了那裏有更香更甜的氣味。便又投往那裏去了。石公子心中雖是這樣想。外邊的人見了石公子自從紅葉公子來後。不瞅不眦。閉了門。謝了客。倒也有句公平的批語。女的道：石公子如今見綠姬和紅葉公子情形。果然有些難受。但是這也是個天然的報應。怨不得他人。你看幾日前綠姬待石公子何等熱到了今日何等冷。你也須知道當初石公子和楓子親密的時候何等熱。後來遇了綠姬又何等冷。這就是俗語說的一報還一報了。可知世上男女薄情的多。男也不是好東。女也不是好西。男的道：雖是這樣說。這件事據我看來。究竟綠姬那邊不是的多。石公子待楓子。雖是果然薄情了些。但是其中也有箇分別。綠姬和石公子是自己親近上去的。如今和紅葉公子又是自己親近上去的。待石公子這樣冷落。又是自己冷落的。始終都是自己主動。或熱或冷。都從自己心裏發出。像石公子和楓子。那却不然。不是石公子一人親近上去。後來

和綠姬那更不是了。不但不是石公子親近上去。而且全是綠姬親近上來。後來和楓子的冷落。雖是爲石公子迷了綠姬所致。究竟楓子怨恨綠姬。自願冷落。是石公子和楓子的一熱一冷。一半爲綠姬所爲。一半又是爲楓子所爲。全沒石公子半點主動力。在內。就這事而論。男女果然都不是好。兩兩比較起來。覺得女子的心。視男子更辣更狠了一點。正是

自有旁人說短長。

大風吹倒梧桐樹。

不說閒人議論了綠姬石公子的事。且說亞丁埠忽然又起了一箇極大風波。

評曰。男的自然帮男的。女的自然帮女的。石公子與綠姬交涉。假男女口中判斷。理之至當者也。我每怪今人張女權者。往往助女子以漫罵男子。夫張女權非不可也。女子不能自張。而男子助之以張女權。非不可也。而必代之以漫罵男子。是何爲者。以我度之。彼男子之爲此者。非張女權也。特藉以取媚女子耳。其心可羞。

(第四十四) 大地震

自古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天下最難測的。是無端的災害。譬如走狗時運來時。他便

來了。時運去時。他便去了。譬如魔鬼時運去時。他便來了。時運來時。他便去了。來來去去。這都有一定的時候。只有那無端的災害。卻不在這例。要來時。無論你得意不得意。要去時。無論你失意不失意。果然是一件最可怕的東西。卻也是箇最公平的勾當。閒話休說。且說當時亞丁埠的男女。正在舉國若狂的時候。忽然半天裏起了一箇霹靂。阿喇伯地角。猛起一次極大的地震。接着落了四五日大雨。方方在阿喇伯近旁的城市。沒一處不受了這箇大害。坍了無數的房屋。傾了無數的墳穴。壓死了無數的人。畜蕩盡無數的產業。這一場天災。雖然算不得自古未有。卻也於今少見的了。即如這亞丁埠。第一箇可危的是白雲塔。又高又古。多年失修。平常無事的時。稍稍有了些風。便怕他吹了下來。經了這次地震。大家都道他必然倒了。不料過了地震後。去看時。依舊巍然獨存。可知他外面雖然剝落。內中骨格甚強。不是一經大難便能摧折了的。第二箇可危的是紅樓。他的高也和白雲塔相仿。只因他是新造的。且又造得十分堅固。又在紅樓邸的中間。各處都有別箇房屋倚賴。因此雖有這番大難。也不會動得他。其餘的淺樓薄屋。根基不堅固的。卻反倒去了不少。這亞丁埠最可危的人。第一是紅

樓邸的蒲喬伯爵。伯爵所有的產都是銀壙。那壙又是多年採擇過的。壙穴自然深大。一經地震必然下陷。又接連着幾日大風大雨。那壙內積了許多的水。不陷了的也就淹沒了。所以在亞丁埠有壙產的沒有一箇不破產的。依理而論。那紅樓邸伯爵是第一箇應先破產的人。但是過了這次災難以後。看伯爵的情形。依然怡然自得。並沒一點着急。倒是第一個破產的人。移在楓子的叔父秋山八郎身上了。秋山八郎過了地震那日。跑到紅樓邸裡。跪在老伯爵的面前。哀求伯爵道。我自從這裏買去的壙。現在都被地震震壞了。雖這都是天命。我也怨不得你。只可憐我現在並沒一點產業。以前我在這裏借的款項。可否從緩。稍全我的體面。老伯爵不聽這話。還可一聽這話。便大怒道。八郎。你以前的壙。是你自己要讓去的。又不是我強賣給你的。現在你地震震壞了。干我甚事。你以前借去款項。今日我要用。自然應該還我。八郎再要說時。伯爵那就不理了。不到一刻。伯爵早已差了人。往裁判所告了八郎欠債。用了八千兩的賄賂。那裁判官便糊裏糊塗簽了字。出了牌。出其不意。將八郎拖入警察署內。按着欠錢的例。規剝去了八郎的衣服。赤着腳。關了一夜。到明日審問過了。將八郎的家屋一概發

了封賠償了伯爵纔算完了這案。八郎從警察署出來懷恨着伯爵，便常常懷着利刃想復這仇。那亞丁埠裏的人看了這事，益復畏懼伯爵。那紅葉公子看了這事，雖也有可憐，實在不能搭救。自古道：天富淫人。此時亞丁埠的人，個個受災遇難，只有紅葉邸氣餒，却比從前更甚。

評曰：古人在云：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蒲喬伯爵之於人事，可謂計萬全矣。不但人事，且能計及於天災。伯爵之心，雖可鄙，伯爵之才，誠不可及哉。而惜乎猶有人心深於伯爵者。

(第四十五) 歡迎與索債

過了一日，紅葉邸的綠姬聽了牧童的唆使，又在老伯爵的面前說起那石公子的事情。正當這日，紅葉邸內，因紅葉公子已來了一個禮拜，老伯爵夫婦尚未十分款待他，因遍請了合埠客人在邸內開一歡迎大會。到了下午五六點鐘，各處的人都到。正在將近開會，最形鬧熱的時候，綠姬牽着紅葉公子的手，立在客人中間。老伯爵夫婦也在兩邊招呼客人，忽然進門，又來了一箇客人。衆人看時，見是紅葉邸十日前的愛婿鶯

華街的石公子衆人都心中想道。他什麼今日也來了。自從紅葉公子來亞丁後。他早銷聲匿跡了。紅葉公子一看。見是石公子。不覺一怔。心中想道。他今夜也來了。想來綠姬不好意思冷淡他。所以請他來的。或者他也究竟捨不得綠姬。綠姬一看是石公子。不覺也是一怔。心中想道。他也來了。我今日又不曾去請他。如何也來。不識趣的糊塗漢。怎得不教人討厭。石公子進了門。也不和衆人招呼。忙從人叢裏尋了老伯爵。走至伯爵面前。伯爵見是石公子。心中不覺暗笑。早想定了主意。道。他來的正好。我的兒。這兩日那紅葉公子來了。正在爲難。不如趁此機會。就在衆人前出了他一場醜。和他一刀兩段罷。原來石公子這來。並不是爲赴會。石公子自從到了亞丁埠。起初一切經營事業。錢財往來。都依靠着秋山家。迨後六郎死了。楓子走了。那八郎是沒情誼的。便移往了紅樓邸去。紅樓邸此時正值歡迎石公子的時候。自然格外照應。石公子營的是寶石礦業。又和紅樓邸的事業相同。所以石公子到了。熟貨未出生貨上場。錢財上青黃不接的時候。都由紅樓邸應墊。不料這次阿喇伯地震。石公子的礦產都在阿喇伯近旁。更震得乾乾淨淨。幾年來辛苦經營的事業。一無所有。兼之不多幾時。恰好又請

紅樓邸墊了一項工資，約有萬兩。石公子一聞昨日秋山八郎被紅樓邸討債，受了一場大辱，心中早已着了急。自想我是箇體面之人，倘然也被他照着秋山八郎的樣兒，教我如何再做得人。正在着急，到了今日早上，果然紅樓邸差人索債來了。石公子算計了半日沒法，只得自己親來向伯爵說，或者自己交情，比秋山八郎好了些，肯放鬆幾日。不料老伯爵一見石公子，便開口道：「石公子，你來還債來了。你好。石公子一聽了這句話，口氣不對，囁嚅了半晌，纔答道：『我正爲這事。』」又說道：『我要和伯爵商量一句話。』這一次爲地震……伯爵聽到這裏，便將石公子的話打斷，咄了一口道：『嘻！你還不知道。昨天秋山八郎的事嗎？你們也真奇怪了。』總說道：『是地震，地震，那地震的事，又不是老夫害你們的。來告訴老夫做甚。你快去罷去，取了錢來，再說。』石公子是個志高氣傲的人，聽了這話，如何受得，要待發作。想一想究竟這件事，是自己欠了人家的錢，只得再忍下這口氣，說道：『伯爵，我沒有錢，所以纔來說。』伯爵道：『你沒有錢，教我怎地難道。教我向你討不成。』石公子這時正在沒法，只見綠姬聽了這事，孃孃婷婷的走了過來。石公子心中稍稍慰羨道：『究竟還是他有一些兒情分來替我解這患難了。』便忙

靜了氣聽綠姬來說甚麼。

評曰：世界上最難受者爲人之冷熱面。我苟平心靜氣，不入一毫外感，則世界上最有味者亦爲人之冷熱面。是故身受者而有冷熱之心也，則受人之熱面而可喜；受人之冷面而可恨；身受而無冷熱之心也，則受人之冷熱面也，只見其有可笑而已。

(第四十六) 房屋

綠姬對了石公子說道：石公子，我家帮你的事也不少了。你爲什麼還是只顧這樣。嚕，你看。這箇地方是不是你來講債務的地方。這箇時候是不是你講債務的時候。石公子一聽了綠姬這兩句話，萬分奇異，自念世界上人那有這樣無情誼的。你就得新忘舊，不來理我也罷了。還要來落井下石，何苦呢。心中倒覺氣又不是，好笑又不是。呆了半晌說不出話。紅葉公子當時聽綠姬的話也覺奇怪，不覺遠遠地看看綠姬。石公子兩人。綠姬看見紅葉公子對他兩人看，認是紅葉公子知道他們兩人以前的事，恐怕說的不決裂，差認自己。和石公子舊愛未忘，因又過意做出十分決裂的情形。對石公子說道：我家和你平時又沒有十分交情，可講現在的事。錢來還債有什麼多。

說我們今日有事裡，你來鬧甚麼？石公子不聽這話，還可。一聽了這話，如何再耐得住？好像自己在綠姬家裏，受着無數恩惠似的，便發了一箇狠道，那也罷了。我現在所有的產業，雖已盡破，還有新造的一所房屋，你們如果今日一定要，只好抵給與你。老伯爵一聽石公子願以房屋作抵，心中十分歡喜。一來其中有大利可圖，二來就此在衆人面前，逼他寫那抵房屋的憑據，破了他的名譽。從此可叫他以後，不敢再上門來。好教綠姬安安逸逸和紅葉公子成個稱心適意的因緣，便含笑說道：「這個倒也使得。只是你這房屋坐落又不好，又是一箇住宅，抵在我處，恐怕值不得什麼。」石公子道：「我造的時候費去了十萬多金，現在沒到一年，老伯爵接口道：『這是不能這樣說的。我又不是要來買你憑你造的時候費去多少，干我甚事？』」石公子道：「據你看抵得多少？」伯爵道：「原沒要你的房屋，我只要你還我以前墊的錢罷了。什麼問我抵得多少？」石公子道：「那麼這事什麼樣辦？」老伯爵冷笑道：「石公子，你也是箇聰明的人，如何就糊塗了？現在我要你銀子，你銀子沒有，拿你房屋來抵你銀子，欠我多少？這房屋就值多少了？你以後有了銀子，那房屋仍舊可以贖去，我又不是強要你的，你忙甚麼？」石公子聽了伯爵的話，雖

然覺得他逼人太甚。後來想了一想。這房屋。既然是抵。現在少抵了。幾箇錢。日後贖時。也可以少出了。幾箇錢。事到其間。也就應承了。老伯爵見石公子應承後。便命用人。拿了紙墨筆具來。就在衆客中。一張四方桌子上。請石公子寫抵押的憑據。石公子沒法。只得坐下寫了。原欠蒲喬伯代付鑛工銀一萬二千三百兩。連息合算。共計一萬三千。現因無銀償還。暫將鶯華街二百六十四號房屋一所作抵。言明五年起贖。云云。石公子寫完後。簽了一箇花押。授於老伯爵看了。老伯爵便於衆客中。尋着了當地一箇有名的公正人。叫他作了證。劃了一箇押約。定明日下午。往縣裏去存案。石公子一一應允了。老伯爵又開口道。石公子。現在銀錢的事。已經過劃了。就要講那房屋的事了。你的房屋。既抵給於我。從今日起。就是我的房屋了。我明日要用。限你明日出屋。石公子一聽這話。又如半空間打了一箇霹靂。倒出了意想之外。要不肯時。早已立了約。不好反悔。又想人生在世。終不至爲這小小的絕了路頭。因又負氣應承了。立刻立起身來。對着綠姬紅葉公子兩人。微微冷笑。回家去了。

評曰。行野路時。往往有一境。以爲其路可通也。不知行之而適爲一不通之路。以爲

其路不可通也。行之而適爲一可通之路。與人交際時。亦往往有一境。以爲其人決不負我也。而不知遇事適爲負我之人。以爲其人必將負我也。而不知遇事而適爲不負我之人。多經世事之人。必有此感。石公子之聞綠姬索債而自怪也。其經世未多耳。

(第四十七) 小馬夫

石公子出了紅樓邸。坐上馬車。回到家裏。路上一路想。一路就預算明日搬家的事。十分爲難。本埠又無親戚。又無患難之交。雖有幾箇平日來往的朋友。一聞了自己破了家產。早已從未相識了。而况今夜又在紅樓邸當着衆人面前出醜。知道紅樓邸的交情。早也告終。誰敢再來相睬。想來想去。終究想不出甚麼好法。因念秋山六郎如在。斷不至使我如此。想着六郎。因又想着楓子。以前與我情誼如何深重。看着今日綠姬這樣的忘情。負誼。可知世界上有情誼的女子。是不易得的。以前我一時蒙了心。負了他一番高情厚誼。是我萬不該的。想到這裏。不覺又慨歎了一回。因又回頭看那白雲塔時。只見月光裏塔頂上隱隱如有兩人對立。携手談心。如去年三月十一在塔上和

楓子談心的情形。心中不覺一怔。因便想起去年那晚。心中何等快樂。到了今日。何等受人氣。正在出神的想。忽然馬夫叫道。石公子到了家了。請下車罷。石公子一聽。連忙驚醒轉來。看時。果已到家。便忙下了車。走進門時。觸目都非自己的物。正如看了奉天城樓的畫圖。風景依然。故國有山河之慨了。石公子一直到了房內。剛正坐下。忽聽房外有人切切私語。石公子剛要問時。只見一個平常用的人。先進來稟道。今日得了一封家信。因說家中有事。叫我即日回去。請公子算了一算工帳。我好回去。石公子一聽。便取帳一看。付了他工資。問他幾時好來。那用人道。待家中的事好了。就好來的。那用人去後。接着就有一個管家的女用人也上來稟道。這兩日身體不好。要告幾天假。請公子算一算工帳。好去養病。石公子也替他算了。付了他錢。那女用人去後。接着又有一個廚房裏的大司務。上來稟道。有幾年沒回家去。明日也想回家去。一走。請公子結一結火食帳。好明日動身。明日公子的火食。請別人做去。石公子一連見了三箇用人的情形。心中早知道了。必然他們曉得我破了產。恐怕以後留在這裏沒得好處。因此早早脫身。以免後累。正所謂俗語說的。若鳥獸散了。便又想道。不要了。他們既然都

想去留在這裏也。徒然累了他們。不如我一併打發他們去了罷。因便回頭叫那厨子。你去叫家中所有的人來。我有話分付。那厨子去不多時。家裏的人都來了。箇箇目瞪口呆。看着石公子。石公子開口道。我也怨不得你們。你們見我今日產也破了。房屋也抵了名譽也掃地了。自然日後沒有好處的了。你們要去是應該去的。我也不來屈留你們。只是爽快快直說。不要推三做四。又指着一般的人說道。你們要去的。挨次上來算帳。我便發給你們工資。衆人聽了石公子這一句。好像奉了一道赦詔一般。個個眉飛色舞。石公子便一一替他們算好了帳。付了工資。共有十來箇人都收工資謝了一聲去了。石公子看到世情如此冷淡。十分感慨。歎了一口氣道。咳。這些用人更怪不得他們了。忽然回頭顧來。看見還有一人。立在身後。忙正眼看時。見是一箇新近來的小馬夫。

評曰。渴時思飲。飢時思食。無一人理我之時。而有一人助我。其感激也。自然入於肺腑矣。每讀古人書。其感恩知己之時。往往在窮困無聊之際。其理蓋有不可易者。石公子之得灰兒。此其時也。

(第四十八) 塔上美人

石公子因問那小馬夫道：「灰兒，你爲甚麼不去？」小馬夫道：「我也去了，叫公子一箇人孤零零的，如何是好？我雖然來的還不多幾時，只是公子儵然今日得了意，我或者要去。現在正當失意的時候，我是決決不會去的。」公子走到那裏，我誓一輩子守到那裏。石公子聽了，滿心歡喜道：「想不到世界上倒有這等下流社會的人，比那上流社會的公侯王伯德性要高多少哩。」因便對小馬夫說道：「既然承你的情，肯始終跟着我，我也不好一定叫你去，只是你須知道我的家產現在破盡了，你跟了我，可耐得窮苦。」小馬夫道：「這有甚麼不可？」我早就說過了，我見公子窮苦，所以纔願跟公子的，公子放心，無論忍飢忍渴，水裏火裏，公子能做的，我沒一件不做。」石公子聽了，心中着實感激，因想了一想，又對那小馬夫說道：「灰兒，你既然這樣，你倒是我一箇患難之交了。我以後決不忘你。我現在受的紅樓邸這口氣，必然要報答他的，只可惜寶石街秋山家現在早又死的死，走的走，敗的敗了。我在這亞丁埠，另外又沒有相好的人。我想明日將那房屋交割了後，再拍賣了幾樣東西，做了盤費，同你回去本國一次，謀些資本，再來這裏重

整舊業務。必在這亞丁埠恢復了現在的名譽。壓倒了銀山大王。看着機會再挫辱了他。一場纔消了我這口心頭之氣。小馬夫道。公子說的話。果然不差。只是公子還沒曉得。方纔公子來叫我的時候。我從街上回來。見我家門首有一箇巡捕守着。我問他。他說這裏的房屋和一切東西都已抵押在紅樓邸了。恐怕這裏的人私將東西售去。所以教我來看守公子。照巡捕這樣說來。那是要拍賣了東西做盤費也。恐不能了。石公子聽了這話。倒覺一嚇。說道。那就教我什麼了。軟困我在這裏沒有錢。那我動都不能動了。小馬夫道。公子。這個倒不怕。現在公子手裏還有多少錢。石公子道。方纔一共開消了那些人。只賸得百十兩銀子了。小馬夫道。那就好。我在這裏也會積下了幾百兩銀子。不會用去。大約兩箇人的盤費。可還籌得出。石公子道。那就好了。石公子因對小馬夫道。請你將外面的東西查一查。記一記帳。我也將那內頭的緊要東西收拾收拾。明日交代過了。我們可以動身了。恰好明日下午又有船開。小馬夫答應了幾聲。自往外面去查檢東西。石公子也忙將那緊要賬目以及書信等類收拾停當。不到兩點多鐘。兩人早已畢事。小馬夫因又回到石公子房裏來。將帳交與石公子。石公子此

時帳也算好。行止也定好。倒覺心境泰然。絲毫沒有些牽掛。閒然無事。忽然想起。明日我就要離開這亞丁埠了。這亞丁埠雖然不是我父母之邦。但是來了幾年。也就有多少感觸。我此去後。不知何時再來。今夜趁此月色。不如我到各處去游玩一次。也算與這亞丁埠告別。想定後。便對小馬夫說道。現在各事預備妥了。我要出外去閒散閒散。你可同去。小馬夫道。我兩人去了。這屋子誰來看守。石公子道。既然有巡捕守着。還怕甚麼。小馬夫道。近來的巡捕也甚靠不住。石公子道。我究竟沒有甚麼。我們將裏頭的門鎖了就好了。小馬夫答應着。便同石公子出門來。走至門前。只見門前依舊有箇巡捕執着守夜燈。立着。石公子見了。心中好氣。一路跟着小馬夫隨意走去。小馬夫便暗暗地在前引往白雲塔去。不到一時。早又走到了白雲塔下了。石公子見了白雲塔。便即進了塔門。走上塔頂。四處一望。不覺想着方纔看見這塔上男女兩人的事。因又憶起去年和楓子同遊的事。一時心中擾亂。十分難受。因即走近那塔牆邊來。看看那舊時被人削去的自己寫的三月十一四個記念的字。走至牆邊徘徊了一陣。又回頭對着紅樓邸發了一回恨。又對着這塔牆歎了一回氣。心中抱怨着綠姬。又抱怨着楓子。

正在低着頭回思往事，忽見背後月光中一箇人影一動，好像是個女子，連忙回頭看時，果然是個女子。

評曰：凡人有極可喜事，往往常如有一物掛在心頭，於極可怕事，亦然於極可恨事，亦然於極想念事，亦然。蓋心既專注，則神不覺爲之移也。楓子石公子之於白雲塔，所以刻不能忘者，蓋以此故。

(第四十九) 大復仇

女子爲誰，原來就是綠姬。綠姬爲什麼也來這白雲塔上，原來紅樓邸自從石公子去後，便跳舞會開會跳了兩次。綠姬又要同了紅葉公子到小花園裏去密談，忽然那僕牧童兒上來對紅葉公子說道：「老僕要與公子說句話，請公子去。」去紅葉公子便跟牧童兒出去了。等了一刻，不見回來，綠姬心中早已按納不下，便自出了會場來找。剛走出了門，只見牧童兒在前張望。綠姬便問公子往那裏去了。牧童道：「往白雲塔去了。」綠姬道：「是一人去的，不是牧童道，好像同了一箇女子去的。」我纔從外頭來，也看不親切。綠姬一聽牧童兒這一句話，心中不覺一跳，便顧不得甚麼，一直往白雲塔跑來。

到了塔下，隱隱看見塔頂上，果然有個人在那裏，便進了門，輕輕地掩上塔來，要看紅葉公子究竟和誰在這裏密會，及到了頂門口，一看原來並沒有女子，纔寬了心，見公子對着牆壁呆立，要想在他身後嚇他，不想石公子一時回過頭來，綠姬見不是紅葉公子，便喫一驚，再一細看見是石公子，更喫一驚，忙要回身走時，石公子早一手拖住道：你現在還來看我做甚？你早已害的我好苦！以前的情誼都往那裏去了？綠姬也發怒道：誰來睬你？我又不是來找你的，奪了手，剛要走時，只見塔頂門口又上來了一個女子，一手執着紅葉公子，纔在會場上着的禮服，一手執着紅葉公子，纔在會場上戴的禮帽，那女子走進塔門後，隨手便有人將塔門關上，綠姬一看這一驚，更非小可，這來的女子不是別人，就是以前和他爭石公子的愛敵，楓子，石公子一見楓子來了，也喫一驚，心中又羞又喜，三個人一時對着面，你看了我，我看了你，說不出話，楓子忍着淚，兩手將拿衣帽向旁邊一擲，說道：你害的我們兩人也穀了，你現在可曉得那紅葉公子不是別人，就是我，你在我面前說石公子種種的壞話，我都知道，現在我們三人同在這裏，可說說清楚，石公子聽得楓子這樣說，也接着說道：這話不差，以前在我面前

講你的話也可說個明白。綠姬聽了他們兩人這兩句話，比轟了兩箇霹靂，還可怕。一時要逃，又逃不出去，要立，又立不住。正在低着頭，沒法的時候，石公子和楓子兩人齊說道：「你這不識羞的女子，你不記得今年三月十一那晚（石公子說）你不記得今晚（楓子說）綠姬聽到這裏，見兩人還要向下說，一時含羞不過，一手忙遮了顏，奔至欄杆邊，阿呀一聲，聳身撞下塔去。」石公子和楓子急上前救時，早已不及塔門內，聽得頂上一聲呼喚，急忙開出門來。石公子、楓子一看，見是風伯老人，風伯老人拍着手笑道：「我不料這女子還有一點羞惡之心，可惜了，可惜了。這仇報的太過了，便忙引了兩人下來，看那綠姬的屍首去，不說白雲塔上禍事，且說紅樓邸裏的賓客正在興高彩烈，將要第三次跳舞，忽見牧童兒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叫道：「老伯爵，不好了，綠姬小姐撞死在白雲塔下了。」蒲喬伯爵直跳起來，連忙趕出門去，騎上馬，衆家人隨後跟着，剛出了門，走不幾步，忽見路旁閃出一個人來，一伸手說聲下去，只見伯爵心頭潮血，早已撞下馬來。衆家人忙來扶時，見一把小刀刺入心口，早已不能活了。有的人早拿凶手捉住，認得是秋山八郎，便一頓拳頭亂打，也便死在路旁。紅樓邸外人聲鼎沸，紅樓

邸的白氏夫人忙走出來看將近門首只見牧童兒又慌慌張張來報道夫人不好了老伯爵在門前被人刺死了白夫人一聽這話便跌出門來扶在牧童兒身上到了老伯爵屍首前看時一時哭的說不出話正亂做一團只見前面又來了幾個巡捕抬着一個屍首後面跟着楓子石公子風伯老人一般人那屍首正是綠姬白夫人一看見時不覺氣往上一湧兩脚一登早又氣死了衆家人齊來忙將三個屍首一併送回紅樓邸由公家出來替他葬了將他的家產捐入公家開了一個亞丁埠極大的大學校紅樓邸的故事從此了結再說石公子和楓子從此便由風伯老人作主兩人成了親風伯老人原無子女將所有的家產盡數與了石公子和楓子自己依舊雲遊四處石公子得了資本便再振興起舊業來接着各事順手不到兩年早代了紅樓邸銀山大王之位爲亞丁埠的首富此是後話且說當時這復仇的計策還有不曾明表的事再爲看官說說那紅葉公子自然就是楓子變相的那綠姬身畔的牧童就是楓子的婢女小露變相的那石公子身畔的灰兒就是楓子的馬夫白衣兒又名黑衣兒變相的那紅葉公子的老僕就是白遊先生白遊先生就是車上古怪的那人是此是彼都就

是風伯老人變相的。風伯老人既替楓子定了復仇之法，便先將黑衣見變了相，投在石公子那裏，伏了線，又將小露變了相，做了牧童，投在綠姬那裏，伏了線，自己便和楓子也變了相，做了紅葉公子，與老僕投入紅樓邸，暗暗計算，到了這夜，便誘綠姬入了白雲塔頂，四處伏軍齊起，紅樓邸與綠姬一時不及提備，竟至全軍覆沒，看官！終須記着這一樁公案，畢竟全仗着風伯老人一人，俠風妙術，纔得有這箇結果。

後人有言評此事云

猛虎逞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網羅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

無復睛閃爍

人有甚於斯

足以勸淫惡

評曰：有人言此書不當如此收束者，綠姬不當墮塔死，伯爵不當被刺死，然則當奈何？曰：綠姬當使彼眼見石公子與楓子之成親，而氣死伯爵，當使彼以貧困至無可如何之時，向石公子乞食，不得而氣死，如此則其所報之仇無些少之出入，而其安

頓。乃。得。爲。公。平。是。亦。一。說。

白雲塔終

白雲塔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白雲塔)

定價大洋三角半 **四角**

譯述者

上海時報館記者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時報館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時報館

發售處

上海北京
有正書局



不許
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595B

576